姑溪居士全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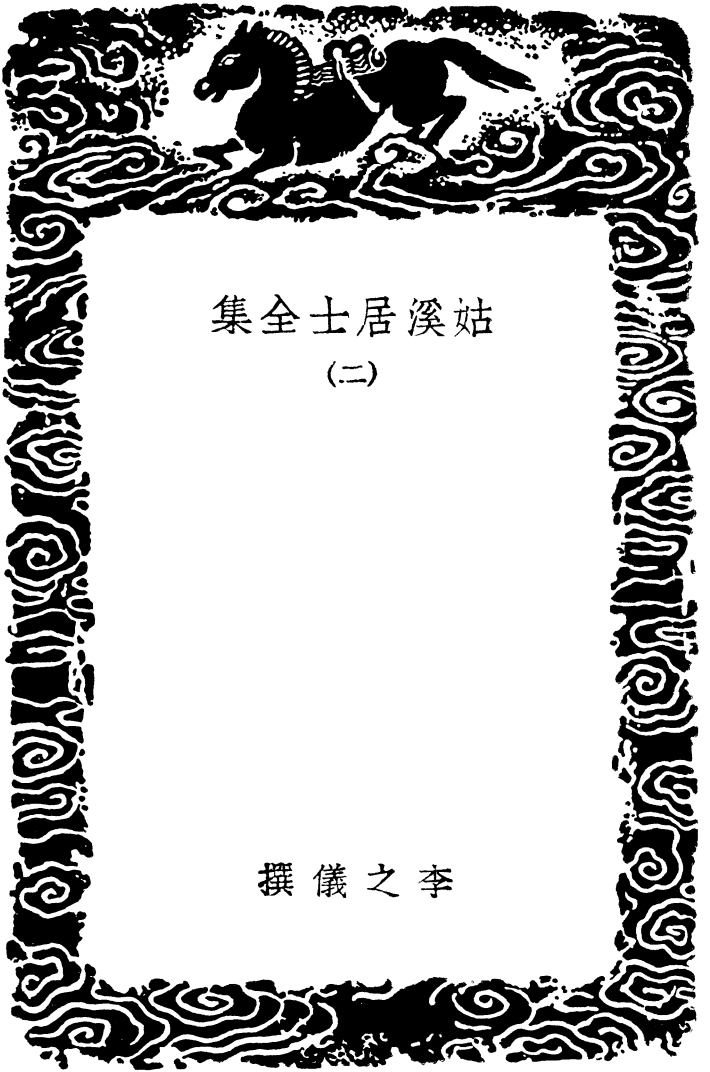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姑溪居士全集

(二)

李之儀撰

姑溪居士文集中卷目錄

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折渭州畫像贊
沈存中畫像贊
保甯機道者傳神贊
崇因欽老贊
淨慧璘老贊
西菴璞老贊
儲居士眞贊
李太白畫像贊
東坡先生贊
靈巖愿老眞贊

靈源禪師眞贊
邦禪師眞贊
李伯時馬贊
畫龜贊
須菩提贊
慧林正老眞贊
布袋和尙贊
俞秀老眞贊
俞清老眞贊
昕長老眞贊
壽甯宣老贊
石菖蒲贊
爲人作眞贊
文忠公畫像贊
爲僧作眞贊

吳思道畫像贊
銘
歙硯銘
韋深道硯銘
圓硯銘
斷硯銘
又硯銘
卷第十三
表
賀德音表
賀正表
賀聖節表
代范忠宣遺表
啓一
賀致政太傅

賀樞相轉官
賀樞密太宰
賀運使大卿
謝發解舉人
謝太守舉人
謝郭樞密
回賀新及第
卷第十四
啓二
回章丞
謝涇州教授
轉官謝漕使
謝知縣
回黃通判
謝人詩

賀辭左轄
賀王憲解元
謝韋深道
謝陶師中
賀人轉官
謝金陵舉人
卷第十五
啓三
謝君俞
謝仲輝
荅人謝解
上少傅
謝時宰
賀時相
荅監司

先狀

卷第十六

書

荅李幾重

荅人求詩文

荅吳子陽

謝人寄詩

代人與薛金陵

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三則

書趙鳳事

書牛李事

書楊綰事

書劉元平事

書柳材筆
又試筆
書陳格石刻
戲楊元發
偶書
贈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卷第十八
手簡一
與蘇黃門
與龔侍郎
與蔡侍郎
與吳朝奉
與叔論提舉
與宋榮州

與俞教授
與何給事
卷第十九
手簡二
與何給事
與賈朝奉
與金馬部
與蕭知錄
與彭丞
與孫知縣
卷第二十
手簡三
上宰執十九
卷第二十一
手簡四

上時宰
與祝提舉
與米元章
與米元暉
與彭學士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二
手簡五
與姚潰
與周漕
與曾延之
與元法曹
與龔平國
卷第二十三
手簡六

與龔平國
與吳醫
與龔彥質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卷第二十四
手簡七
與榮天和
與劉延仲
與劉君秉
與趙仲強
卷第二十五
手簡八
與趙仲強
與儲子椿

卷第二十六
手簡九
與儲子椿
與友人
卷第二十七
手簡十
與趙德麟
與彭丞
與孫知縣
與成德餘
卷第二十八
手簡十一
與楊彥濟
與韋深道
與孫肖之

卷第二十九
手簡十二
與孫肖之
與李去言
與楊元發
與胡淵明
卷第三十
手簡十三
與吳思道
與吳禹功
卷第三十一
手簡十四
與吳禹功
與友人往還
卷第三十二

手簡十五
與翟給事
與楊晦叔
與俞祕校
與彥文侍禁
與主簿祕校
卷第三十三
手簡十六
與翟子惠
與王君瑞
與董無求
與何知縣
卷第三十四
手簡十七
與洪覺範

與明祖印
與資福堂頭
與珪首座
與政書記平叔
與崇因欽長老
與天甯譽老
與吉祥聰老
與資福慈愛深禪師
卷第三十五
序
折渭州文集
送鄭顗叔
張覺夫字序
夾山誥錄
祥瑛上人字序
送戴道人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二

贊

自作傳神贊 李伯時畫

似則似是則不是縱使擠之九泉下也須出得一頭地休論捉月騎鯨到了衆人皆醉

又

時雌時雄時白時黑不是徐翁異身又非豐干指出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浮沉於物而不膠於物者也

又

孰從而圖孰從而狀大千俱空況爾幻妄直須壁立千仞要且事無一向雖然覿面相呈便是本來形相

又

意中迴有千般思筆下原無一點塵自笑頑冥一村老忽從今日換精神

折渭州畫像贊

龍章鳳姿燕頷虎頸巍巍堂堂弗嚴而整山納海容霜根雪節可畏而親力莫之幹吾私淑諸一代之英多取益給欲掩滋明長庚未艾白氣何來精爽如在佳城不開出卯則角墮地而班豈無所遺騄驥方閑高牙赤烏惟叔惟虎有之似之千載一武赳赳桓桓彼徒見誚他日淩烟寔光前詔

沈存中畫像贊

先天弗違聖時以乘人謀鬼謀其誰與能彼雖淵密我則揆敍萬目交張維綱之舉展也吾人一世絕擬執友多文宛在中沚用此以通亦以是窮自崖反矣凜然孤風

保甯機道者傳神贊

一回拈起一回新覿面相逢那處親口似含珠聲似虎情如止水氣如春一心爲法無餘事四海如公有幾人祇恐丹青傳未盡更須圓相助精神

又

萬點寒鴉一輪秋月時節因緣因誰漏泄眼光如電舌如雷遶頷鬚眉滿頭雪若問人間大導師踏著稱鎚硬似鐵

崇因欽老贊

眞如會中相見了也崇因堂上因甚出來一滴曹溪初無二味大冶精金豈有他色雖然畫得分明要須重新注出十二面相忽然開不是僧繇誰會得

淨慧璘老贊

法雲會中多聞第一瑞竹堂上說法無雙降徑山龍則雨必應候祝崇甯壽則香不妄拈將謂有多少神通元來只這般面目

西菴璞老眞贊

一住姑熟溪頭。三據寶華玉座。草木無不沾恩。緇素幾多證果。世人盡愛西菴璞。誰知屢試紅爐火。雖然覿面相呈。也要從頭覷破。咄。鈍置殺人。

儲居士眞贊

敏以自求。仁而樂施。鄉黨懷其恕。朋友畏其義。悟幻妄之不留。惟精進之是利。故能告所厚而表其行。欽衆美以昌其嗣。尙慮吾志之未孚。遂復有形於夢寐。嗚呼。斯豈今人之願力歟。見者甯不知媿。

李太白畫像贊

舉目一世空無人。當時何有高將軍。龍騫鳳翥固莫羣。晴天萬里惟孤雲。冥冥何地非埃塵。我欲從之嗟此身。形容不到浪自分。坐令魯叟悲獲麟。

東坡先生贊

東坡仙人。岷峨異稟。導日而升。弗類斯擯。有繼皇皇。期之奠枕。誰其止之。成是貝錦。天作人遠。言何從諗。聞已聳然。見孰不凜。

又

天作斯文。萬物所印。時慘時舒。與天同運。其誰特立卓哉。吾人黃且落矣。蔚然常春。見險弗止。自信無悶。求仁得仁。于我何怨。光時顯被。外薄四夷。載瞻載仰。百世之師。

靈巖愿老眞贊

法不孤起。隨處有人。一花既開。無地不春。現滿月相。轉大法輪。似雷雨作解。如山川出雲。不向人偏衫襟裏喫飯。而于孤峯頂上化身。

靈源禪師眞贊

滔滔汩汩。莫知其出。汪汪洋洋。隨圓隨方。故八萬四千偈。不離于當處。而五千四十八卷。皆作戲于逢場。山谷老人。所以強名之而無媿。姑溪居士。又從而雪上加霜。咄、只這便是靈源叟。何須更上炤默堂。

報恩邦禪師眞贊

荆山美璞。霜天一鶚。可薦郊廟。志存寥廓。逢場作戲。隨病予藥。信與祖佛齊肩。直是模索不著。

李伯時馬贊

竹批雙耳。風激四蹄。振尾須蠶。會于一時。惟伯時父。神而明之。千載相遇。非公而誰。

畫龜贊

鱗介所宗。壽無與京。納錫以薦。曳尾而行。與其託之于死骨。孰若遂性以爲生。余私淑諸。蓋將卒歲以沉冥。

須菩提贊

斂坐而坐。如日初曉。護念付屬。一時俱了。非此老人。其誰能表。漫自形容。本無欠少。

慧林正老眞贊

高坐清涼道場截斷東南路口一萬菩薩列在下風天下衲僧聞者稽首挺超佛越祖之意氣有抽釘拔楔之妙手拶得額頭汗出又向王舍城中哮吼

布袋和尙贊

盛著底是病拈出底是藥衆生以相見我却道風狂顚錯秋來葉落歸根春去鳥啼花落只這便是生涯說甚重重樓閣

俞秀老眞贊

青山白雲中人對面若不相識笑我吟咏自如終原缺原缺原缺居士身得度住平常人窠窟誰謂半山多原缺原缺却作豐干指出

俞清老眞贊

說著便知姓名見者誰不歡喜雖如自起自倒要乃無此無彼冥冥三板緣中隨處逢場作戲欲問涅槃一路頭頭只在這裏

寶解昕長老贊

法雲地中得度慧炬光裏法身在處淘金揀玉隨緣運柹通津偏解抽釘拔楔更能因語識人且道有相無相休云是眞非眞

壽甯宣老贊

石霜山中二虎。後世兒孫無數。堂堂大爲古佛。一身普炤寰宇。別出壽甯一枝。又作慈雲法雨。他時侍立坐邊。往往呵佛罵祖。

爲僧作石菖蒲贊

葉磨數仞劍。惟有清風剪不斷。根亂一窩絲。纏定白雲寒不散。水無沙。石無苔。師乎一片心清哉。

爲人作眞贊

王良不作。世絕麒麟。是可欺耶。豈無後人。誰其似之。維烈武孫。武則似矣。而濟以文。氣已萬里。方爾就秣。風雲其時。會如兎脫。儼然是則。現居士身。幅巾白拂。無一點塵。以無塵故。始終一如。題忠數功。固非兩途。

又

茅茨爲居。脫粟爲餐。牛衣自暖。徒行亦鞍。凡人皆友。是酒可歡。略不踐迹。未嘗恤言。山林城市。隨遇卽安。一旦義重。殺生非難。彼強增飾。甯知吾全。蓋庶幾不淫不移不屈者。而以樂吾之天。

文忠公畫像贊

霜空無雲。秋天澄霧。炤然政通。何勞鐘簴。儼然望之。希世一遇。萬折方東。逢坡益注。

爲僧作眞贊

虎頭燕頷。將軍之相。雪檜霜松。山僧之容。以是而見。胡來漠現。捩轉面目。瞻之不足。盛哉七百。聚徒殊何

在網之魚若也向此提撕却成土上加泥

吳思道朝服畫像贊

可畏而親不扶而直藝表士林望高王國如在廣庭鵠立柱石翼翼眉間嘗滿黃色

又道服贊

濃眉深眼出塵之相幅巾燕服經世之狀有時收沙界于一粒粟忽然乘長風破萬里浪固知透過六輪可謂森羅萬象本誰鼻端揮斤先生信是神匠

銘

銘予所攜歙硯黃池張氏故物其子見遺

有腴好事儲以資玩謂予可享輒櫝而薦我不能書亦匪能文愧爾誤投時出于溫煤將童山筆或可冢庶吾之傳有兒必拱

韋深道硯銘

馬肝色荊玉璞爛然一星如出海角來萬以下原缺

圓硯銘

惡圓喜方乃士之常隨方而圓以救其偏方圓以時有矩有規不失吾中則方有時而不通因以濟用則圓有時而爲重故君子方以守之圓以行之本末相權而自達於規矩之外夫是之謂深道之研而姑溪

居士所以銘之而不疑。

予所用舊硯已斷復接。相從三十年。偶洗之。覺其衰相已見。爲作銘。

分荆秀之所鍾。漱荆湍之所激。膩理瑩質。如削瓜而加拭。售吾之所狂狷。共吾之所窮寂。間墜而裂。旋亦無隔。豈同吾朽壞之化乎。抑奕世之所典則。不吾見於發揮。終安得而汝識。

硯銘

理密而質堅。體潤而形圓。不知得墨之難易。但見隨手疊疊生雲烟。心必資之而乃見。言必俟之而後傳。非吾人孰克有之。永寶用之無窮年。

又

比德君子。温潤如玉。內好略分。中寔具足。窮天下之智巧。必資人以形容。盡萬物之變遷。曾不繫其盈縮。惟其有以稱之。庶幾力行而不輟。

又

以相而見。聖逢之研。益之以銘。未免曲斷。雖則如是。事無一邊。筆頭落處。萬象燦然。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三

表

代人賀德音表

上帝降康。已胙無疆之祉。大君有命。俄覃在宥之仁。精誠已格于天人。德澤遂均於動植。中賀竊以視民如傷。則纖悉畢煩於一覽。舍己從衆。則勤勞兼任於人口。既思慮之弗忘。故節宣之或爽。皇天后土。灼知宵旰之所因。珍劑妙工。爲得晨昏而促効。不更累日。遽已親朝。噓枯吹生。大布風霆之令。滌瑕蕩垢。一新雨露之恩。歡忻雖阻于周行。抃踏實同於蠢類。恭惟皇帝陛下。平恕御下。清明在躬。發揮累聖以收功。度越百王而圖治。幸今親覩。亙古未逢。自然協氣之符。致滋勿藥之喜。仰惟魏闕。愈知舜日之明。嘉與邦人。載効華封之祝。

代人賀正表

端辰謹始。盛典正容。表萬里之咸甯。肅羣工而在御。榮敷動植。屢浹華夷。中賀恭惟皇帝陛下。六藝之宗。百世所俟。潤色大成之業。發揮遹駿之聲。故于會圖籍之朝。而乃修禮樂之事。景風適應。方蟄戶之回春。黼座中嚴。燦繁星之拱極。非特知天子之貴。于是識聖人之時。就曰瞻堯。已幸躋仁而共域。同心戴舜。更期保壽于無疆。臣偶假麾符。阻趨軒陛。嘉與肖翹之類。交深忭舞之誠。

代人賀聖節表

惟天降命爲民作君式屆今辰挺生元聖瞻重曈于舜日想盛禮於漢廷謳歌蚤協於當時夷夏同傾於此日恭惟皇帝陛下仁舒化日道御時龍如大川之方增出庶物而獨運善述寧豐之典則久符堯禹之安榮故能廣文王遹駿之聲備既醉太平之福卜年過厤保壽無疆臣嘗忝從班適叨帥節賴一人之慶方均被於羣黎上萬年之觴阻進陪于列辟但同華祝遙慶嵩呼

代范忠宣公遺表

生也有涯難逃定數死之將至願畢餘忠輒留垂盡之期仰瀆蓋高之聽中謝伏念臣賦性拙直稟生艱危忠孝雖得之家傳利害率同於人欲未始苟作以干譽不敢患失以營私蓋嘗先天下之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粤自治平擢爲御史繼逢神考進列諫垣荏苒五十二年首尾四十六任分符擁節持橐守邊晚叨宥密之求再席鈞衡之任遇事輒發曾不顧身因時有爲止欲及物固知盈滿之當戒弗思禍釁之陰乘萬里風濤僅脫江魚之腹三山瘴癘幾從山鬼之遊忽逢睿聖之臨朝首及纖芥之舊物復官易地遣使宣恩而臣目已不明無復仰瞻於舜日身猶可免或能親奉於堯年豈事理之能諧果神明之見嗇未獲九重之入覲卒然四體之不隨空慚田畝之還上負乾坤之造猶且強親藥石貪戀歲時儻粗釋於沉迷或稍舒於報效今則膏肓已逼氣息僅存泉路非遙聖時永隔恐叩閽之靡及雖結草以何爲是以假漏偷生刳心瀝懇庶皇慈之俯鑒亮愚意之無他臣若不言死有餘

恨伏望皇帝陛下清心寡欲約己便民達孝道於精微擴仁心於廣遠深絕朋黨之論詳察邪正之歸搜抉幽隱以盡人材屏斥奇巧以厚風俗愛惜生靈而無輕議邊事包容狂直而無易逐言官若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實謂之嘗然以至未寬流人之往愆悉以赦恩而特敍尙使存沒猶汚瑕疵又復未解驅場之嚴遂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畔凡此數端願留聖念無令後患常軫淵衷臣所惜者陛下上聖之資臣所愛者宗社無疆之業苟斯言之可採則雖死而猶生淚盡辭窮形留神往

啟

賀致政太傅

伏審寵辭宰鉉榮陟公槐從優佚於燕申稱褒榮之典策式揚大號允服輿情竊以經爲帝師而輔太平之基行應世表而全廉尙之節載籍所紀振古罕傳都門祖二疏之行功名孰見昌黎賢佐丞之去體貌未隆又曷若伊尹致堯舜之君告歸於亳周公成文武之事請老於豐茲大臣出處之遠猷實達人止足之高致恭惟致政大傅相公受天閒氣爲國元臣德茂典型智周體用蚤由舊學夾聖日於虞淵進秉鴻鈞調化元於商鼎泰山北斗雅望素高崑玉秋霜清標可仰濟功成名遂之原缺激頑廉懦立之心神明相其壽考華夷想其丰采大雅卓爾榮觀超然某假守江濱竊依釣芘徒劇向風之慕阻修擁篲之誠屬炎景之屆辰靳天倪之多祉

賀樞相轉官

恭審孚號揚廷策勳錫命巖瞻胥悅燕賀均驩竊以國家發政施仁均布蓼蕭之澤修文偃武一陶行葦之風豈險固之是圖偶關防之弗戒蕞爾蟻聚肆彼狼貪上軫淵衷僉言謀帥靈旗直指過者化而存者神廟算出奇戰必勝而攻必取爰整鷹揚之旅坐觀鼠技之窮雪見晛而曰消竹迎刃而自解迅驅雷電誰當赫赫之王師生致渠魁豈漏恢恢之天網帶礪益壯袞繡有輝恭惟樞密相公蘊命世之宏材韜經邦之遠略敦詩書德義之本密告嘉猷兼將相威儀之多式昭異數挺忠誠以許國運精神而折衝勳德俱高邦家永賴用錫爾祉召公揚江漢之休惟斷乃成裴相建淮蔡之績某備員遠部竊仰焚躔欣聞七德之定功共慶萬邦之爲憲

賀樞密太宰

伏審寵膺帝制正領樞廷渙號式班師言允協恭惟樞密太宰相公學通精祲才贍經綸袞衣繡裳久繫巖瞻之重高牙大纛夙嚴閫寄之威遂膺夢卜之求入總謀猷之要文武是憲允爲百辟之師將相多儀實作萬邦之屏折衝帷幄論道廟堂俾庶物各遂其生無匹夫不獲其所某希風有素依廈實深雖叱馭以驅馳尚據鞍而矍鑠逖聞除命倍切驩悰

賀運使大卿轉官賜金紫

伏審光膺宸命峻陟華資煥然章綬之便蕃穆若綵綸之褒拂几蒙庇賴實倍欣愉恭惟運使大卿嶽降

時才。天生良佐。騫翔棘寺。綽著聲猷。總領漕臺。獨高籌畫。不絕糧道。如見錢流。涪被渙恩。榮加晉錫。德可久而業可大。自結主知。衣之美而佩之光。允符輿議。佇聞鋒召。亟踐禁嚴。某代匱下僚。久依屬部。未展望塵之拜。已馳賀廈之誠。

謝發解舉人

頒貽瑰瑋。光賁衡茅。載佩謙冲。彌深感戢。原缺以先輩。道惟務本。學必逢源。廣坐劇談。固已折經生之角。運斤善斲。蓋嘗汗巧郢之顏。挾萬選萬中之文。勵一飛一鳴之志。登龍好語。方傾耳而聽之。畫繡言歸。更拭目于觀者。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謝太守舉

雪見睨而自消。魚隨陽而必躍。蓋公明而仁恕。俾惡沮而善揚。輒傾悃誠。上黼嚴聽。伏念某學慙製錦。政謝割雞。第知王事之勤勞。甯恤衆情之翕訾。卓茂廢置。嘗貽笑於密人。子產章程。亦見譏於鄭國。矧茲綿薄。驟領劇煩。才既無長。性多忤物。孰能飯蔬而無怨。固多射影以司巇。利舌如刀。斐辭若錦。原其所自。請試敍陳。大姓強宗。挾門資以凌貧弱。假衣詭辨。託儒名而蔑善良。外則遊談過客之邀需。下則浮惰未業之縱博。一切杜絕。俾迪規繩。非曰能之。蓋其職也。然寒鄉僻宇。弱植易搖。投杼可虞。市虎足畏。儻非特達之眷。孰推芘覆之仁。伏惟知府待制。盛德兼容。華原缺博炤。菲葑不遺於下體。荼苦必察於人言。薦禰之章。已蒙提掖。與點之志。不替初終。某敢不銘嘉惠於肌膚。書格言於紳帶。勉聽驅策。用答生成。

謝郭樞密

一麾出守。慚應變之非長。千室鳴絃。謌餘風之未遠。有規於前者。必隨於後。圖政於舊者。當告於新。仰瀆高明。輒伸悃素。恭惟樞密大中學探性妙。識造覺先。仁也柔而義也剛。直其內而方其外。至誠格物。踵尙父之風猷。遺澤在民。樂細侯之惠化。首燕臺之衆俊。揭漢鑒之高標。左掖南臺。踐揚滋久。北門東馬。敷納居多。粤自出殿大邦。逢時多故。惟蕃垣屏翰之重寄。資爪牙心膂之元臣。扞禦實勤。寇攘遠屏。眷滋潛邸之舊。簡於側席之求。俄召節之促臨。慶繡裳之入覲。某迂疏無取。矜式有依。丁茲報政之初。採於遺老之誦。汰礫在後。徒勞拊字之循循。着鞭已先。景仰聲光之赫赫。馳詠良劇。罔既敷宣。

回賀新及第

被恩北闕。擢第南宮。凡與交遊。舉增慶慰。伏惟新恩宣德。才當數面。筆掃千軍。早歲飛聲。頭角已崢於同隊。青春射策。文章果中於甲科。愧賀牘之未遑。辱高文之先及。銘懷感篆。幅楮奚陳。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四

啟

權知開封府開封縣回章丞

士論推稱久欽雅望官塗南北未覩清標方嗟會遇之難遽有參承之便傾依所激瞻詠彌深恭惟知丞宣德地胄高華天姿爽拔温温之德裕然而有容犖犖之才卓爾而無敵早登臨仕亟著能聲豈惟契合於當塗佇見翱翔於要路暫丞一邑聊畜遠圖某幸此同僚將獲連事協心戮力期共濟於公家妙語高談當款陪於暇日

回謝涇州教授

誦風雨之詩恨未識面辱瓊瑤之贈曠若披雲諒惟公餘默有神相伏惟教授宣義性天清昶門地高華學深游夏之淵源文掞卿雲之黼黻早揚令聞自陟巍科謂當金馬之游尚屈絳紗之擁佇膺紫詔即步丹墀愧賀幅之未修辱飛緘之先及永言感佩曷究敷陳

任河中府萬全縣令轉宣德郎謝漕使

切以仕版官聯蔑有絲毫之補司勳考績誤收歲月之勞法雖循常恩實忝冒此蓋伏遇運使郎中兼容有德延譽及人肆如衰朽之微亦辱吹噓之重致蒙帝渥濫被宸蹤某祗奉簡書莫遂登門之謝仰瞻棨

戟。但增引領之誠。

主管定州安撫司機宜文字回謝諸縣知縣

英聲夙著。未諧披霧之瞻。謙柄自持。遽辱朵雲之賜。退循孱瑣。第切驚慚。伏惟知縣宣義。間氣受天。清標映物。冰鑑洞知其宿弊。原缺剛淬發於新硎。月轉花陰。不聞一犬之吠。風搖麥浪。卽看雙雉之馴。行奉璽書。入趨丹禁。某衣冠冷裔。蓬梗餘生。慚無霹靂之才。猥贊芙蓉之幕。仁鄉可伏。願分宵燭之光。德宇非遙。更丐靈河之潤。

回賀越州黃通判

伏審顯膺帝誥。榮貳侯邦。公論攸歸。輿情胥悅。伏惟通判學士。才兼文武。學洞古今。睿眷益隆。宸衷簡在。未遂攀龍之志。少施展驥之才。雖遇盤根。豈勞游刃。致海沂之大治。深賴王祥。輿峴首以並傳。嘗嗤鄒湛。某向風惟舊。慕義實深。未遑柔訥之修。先辱華緘之貺。

謝人啓事幷寄詩

湖海地偏。雲泥路絕。已分廢人之淪落。難忘聖日之光華。間遇便風。獲承近問。惟方今取舍之惟義。知吾君親信之得人。矯矯天馬之軼羣。堂堂寶鼎之瑞世。獨先流輩。允屬高明。恭惟某官。以自天降之材。值不世出之主。精神會聚。無非道德之幾微。朝夕討論。博盡典謨之淵懿。展衍緒餘之暇。低回吟詠之娛。篇篇可奴僕以命騷。句句眞瑚璉之爲器。始終於學。詞林由是而愈光。遠近趨風。善類倚之而增重。載惟晚偶。

叨此親逢。居常想像以馳情。幾歎滯留而莫覿。敢圖委瞻。遽辱賜書。何啻賢十部之夸。不覺在萬人之上。伯樂既顧。幾成冀北之空。毛遂何堪。頓感囊中之効。門庭曾阻。歲月易遙。尚稽參際之榮。倍劇傾依之悃。江干猶熱。都下已涼。益衞寢興。永扶昌盛。

賀辞左轄移鎮洛陽

伏審光奉命書。寵司留鑰。便道將承於密對。疏恩還序於近班。夷夏所期。天人胥慶。恭惟某官。以自得之學。值有爲之時。卽之也温。無一瑕之可指。屹然不轉。經百汰以彌精。故能進退之間。尤見表儀之正。暫均勞於巨屏。已報政於再朞。蟲魚草木。靡不識其至誠。教令條章。皆可師爲永法。方歌廉而有託。欲借寇而未遑。雖衮衣赤舄。久已佇於公歸。而白叟黃童。想難勝於綏戀。某本爲棄物。適寄異鄉。追路莫從。溯風增喜。行將制麻之降。續申賀牘之勤。殘暑未除。履宜是祝。

賀王憲解元

平世往還。不過數時。懷詠常有餘思。樂馳騖者。世之本情。安退常者。人之難事。蓋有諸中者。則固分金務在外者。或未免於絲蘿。是故居朝之心。以在家必聞爲可賢。所以科場之設。乃因時制宜而不廢。果諧遴選。首得吉人。恭惟某人。言行相章。氣質甚茂。非知之而亦允其蹈。是達也而不苟於聞。牓名既傳。士論胥樂。皆謂積年之考察。甯免有妨。遂收一日之優長。未爲過舉。式符賢路之兼取。不礙學制之審求。然此時遇窘於他從。但聞報喜至於不寐。欲圖慶屬以戒行。庶申不腆之陳。獲託承言之際。用輒蹈躓。尤劇傾馳。

不虞觴揖之初。遽辱長牋之貺。雍容盛服。若投先進之絕倫。璀璨高文。彌愧過情而非據。讀之而飽足人意。服之而增重心期。由余入秦。驚府庫之未原缺宣子適魯。知典禮之具存。僅逃舞馬之成妖。劣似飛蠅之識赦。雖已嚴於報謝。倘有負於修裁。低回抱麥鞠魚之嗟。荏苒幾風馬牛之逸。文獻不類。悚赧何堪。於是勉焉。其已晚矣。實來虛往。固難瓊玖之酬。誠確望專。行聽雲龍之會。願附霜鍾之應。別馳原缺燕之私。

謝韋深道賀復官

伏念某間關晚節。流落倦途。加之憂患相仍。所以志氣頓盡。雖然竹柏之操。不以時遷。其如歲月之逃。何以自處。尚賴二三君子。方懷九萬鵬程。每容接翼以扶搖。惟恐素志之摧折。笑談委曲。簡牘週旋。遂忘失路之嗟。豈復異鄉之感。烟雲朝暮。坐視去來。魚鳥林泉。分甘終始。凡得此處。莫非見貽。不圖例奉於詔音。驟使復還於仕籍。衣冠顛倒。無復儀形。賓客過從。恍疑夢寐。載循忝冒。敢昧依歸。此蓋伏遇深道居士。資粹中和。學非俯仰。好義若飢之欲食。設心如水之在盤。因其自得之長。致此愛忘之過。首頒慶問。備寫至情。字字有經。眞可謂之辭達。句句不苟。尤佩服於風期。適作應於羣來。故稍稽於修報。庶幾全度。未遽嚴誅。春物正繁。德門密跋。更希調御。下副傾馳。

謝陶師中貢士

天下之患。常係乎不得其人。聖王之心。所貴乎無爲而治。雖名分之必正。或事理之相違。詰所以馴至此途。蓋在乎未嘗留意。先皇帝肇新科舉之制。今天子嗣成教育之方。謹其月書季考之文。參以里評巷議

之實。討論如是以明備。俊造自然而次升。靡一介之濫居。果多才之彙進。況乎首貢。豈是常珍。乃所謂鳴則驚人。似非徒學以干祿。伏惟某人身雖家食。心則天遊。白黑中分。故談者之辨卓爾而默識。英雄外發。蓋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陋彈鋏之興嗟。不輟耕而取用。彼勤謹積成其效。我纔出便占其先。糊名既開。士論肯虛。鄉先生則云見面有數。郡太守亦曰聞風甚高。不辱其薦駕之恭。將表乎絕類之舉。甯拘中下。徑躐俊長。佇騰大對之雄。深切當世之務。黃香來從江夏。終號無雙。杜牧賦就阿房。豈止第五。某早蒙垂顧。繼幸通名。適期款曲以相從。孰謂倉卒而引去。修途茲戒。大軸遽臨。感佩不遺之誠。但深非據之愧。寒暄未定。保衛善持。欽遲光輝。別圖裁敍。

賀人轉官

切審顯被命書。寵遷連帥。伏惟慶慰。竊以賞罰人主之綱紀。用舍要在乎適中。是非國論之權衡。輕重務歸於至當。故居上者操之以御其衆。在下者體之以見其長。實萬類之低昂。係一時之休戚。今天子別邪辨正。有如皎日之當中。諸近侍効德協忠。何異大川之方至。既抑揚之無愧。顧授受以甯慙。恭惟某官。色正而芒寒。業茂而器博。總五材而並用。駕六藝以相先。片言之傳。得之者率皆心服。每事之舉。聞之者莫不景從。是宜朝夕以輔聖明。詎應頃刻而遠左右。天下望之如山岳。衆流赴之猶江湖。佇觀麻制之行。超進齋壇之拜。某寄身窮壤。託芘後塵。雖未識荊州之賢。然不廢子虛之誦。衰頹末路。瞻望何時。適逢隆盛之期。獨鬱贊揚之願。尙應餘日。獲遂趨風。欣忭所深。仰馳滋甚。

謝金陵舉人

頃從眉山兄弟之遊。獲承禮部文章之美。竊謂龍蟠虎踞之地。信多金聲玉振之英。萍泛異時。悵餘塵之已隔。風流別壤。驚晚秀之方榮。曲刑如存。嘆慕何已。亟欲乘閑而會面。又慮以闇而投人。展轉此時。相詠增愾。迨四百數之較藝。殆一二人之中程。凜乎誰敢自期。巍然果在高選。遂將趨賀客之後。冀能紓積日之懷。有田一廛。適居收成之際。聞風數舍。遽興留滯之嗟。不虞還家解鞍之初。輒當盛服長牋之禮。造語警拔。蔚有緒風。寓言週旋。過委無似。惟素期之已晚。幸來日之可圖。伏惟某人先輩。不愧名家。善緝新學。絕黏頭綴尾之陋。有矢口載筆之成。鄉校久居。諸生固已斂衽。禮闈既闢。齊聲皆謂得人。上不負朝廷養育之深。下足慰有司考定之審。竚觀軒陛。鼎傳賜第之優。越在里閭。獨能側耳以候。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五

啟

謝君俞

比階敕旨例改官稱恩出非常愧莫能已縞以浮沉江上粗安魚鳥之遊繢綈籍中何異縲紲之繫自知罪大而不赦聊從漏盡以偷生雖天日無咫尺之違而氣息僅須臾之保竈不烟者屢矣衣不時則常然尚恃仁聖之足依終無魑魅之或禦不謂匪人乘間凶焰輒加幸其疾病之餘幾成鋒刃之迫殘齡不負毒手遽回偶逃出胯之羞尚虛嘗膽之效方且散收魂魄粗葺田園誓將老焉豈復他也果吾君之軫慮因禮以推恩既使名不挂於刑書又畀澤均蒙於士類固常情無足道者在鄙分不其榮哉非交遊曲賜週全則衰墮甯容叨忝此蓋某人先輩高明絕儷道義相先以其常參博約之餘遂乃頻借齒牙之論指陳人而竊笑孰不爲曹閔失路以無徒或能加恤疾風勁草獨不顧以見收弔影孤鴻獲相依而苟免適圖申敍遽辱寵臨端蔓苦腴眞詞人之法則包羅引據備前輩之工夫豈惟禮意之俯投抑亦楷模之遠借續膏反復夕鼠怪其驚嗟緩筆抄謄鄰雞忽爾彈唱既已成誦更當深藏藹然祥光之燭人當知至寶之在笥永言委眷未易爲酬

又謝仲輝

伏蒙仁私以某例進一官特賜慶問者切以用不用固有其時才不才各言爾志然昧者多失於遯之尾厲而君子常罹乎羿之彀中匪兕匪虎而終樂於不容之相安如玉如瑩則未免乎爰變之或異蓋得自是而不得自是故知亦囂而不知亦囂就使再思而後行未若三已之無慍莫莫葛藟惟條枚是施泛泛楊舟姑浮沉與俱誦言冀保於終身改過務勤於愛日間關白首黽勉清時敢與牛後之嗟但有雞鳴之畏竊謂庶幾免矣不圖忽爾及之自觸駭機上原缺恩貸遷之善地假以餘生方逮係之初駭聞中外及既行之後孰不嘆嗟纔辭綵紱之艱遽攬溪山之勝實疇昔願到而不可得豈羈鞿所在而輒見投出處不疑人人略無少間循習既久種種靡不相宜所賴者方時善類之尤親所得者昔人陳迹之可見遂使六年之久不殊三組之歸殆此序遷出於望外求其冒昧亦有端倪此蓋某人先輩氣識曲敦矜憐俯逮察其介而不僻忘其老以奚爲每至遊從之間過辱吹噓之重淄澠何辨要乃同流笙磬各音終成合奏致茲屏陋更得褒揚載搜子建之波瀾宛若燕公之黼黻字字有據如古人特爲推排表表愈工非衰緒所能窺測但驚口角之流沫又知筆下之生風用謹家傳永爲文格

荅人謝解

伏覩解名可謂精選眷言欽豔莫不嘆嗟凡在流傳猶爲企仰況與遊從之末惟深欣忭之私竊以經術取人其効固以久矣文章選士方時尤見卓然非有司所養不凡則賢者安能至此先皇帝作新善類王荊公啓迪士心尚貽未盡之謀鼎傳將聖之子發揮大智協濟徽猷遂使青都紫府之仙於時輩出坐令

貢茅白葦之論無復誤談光昭三代之風超出百王之上念場屋之有素未欲驟更幸羅網之無遺特存此舉孰光吾黨果獲當仁伏惟先輩天馬軼羣寶鼎瑞世筆端稼穡未嘗螟蜮以傷年腹裏陽秋能使蠻髦之右衽雖無上舍下帷親切之對乃有東奔北備縱橫之才魯人易丘蓋亦流俗之常態吳軍入郢始知智士之收功更期體此以自強會見排空而直上禹門三級已觀頭角之成魏闕九重行接羽儀之次竊憐衰陋雅荷眷存泛聽鄉評實逾已得崎嶇猥事適慚脩慶之未遑煥爛雄文遽辱寵臨而俯及既餘光之舊抱非鄙語之能酬但驚首肯之屢形可信擊節之不暇敢輒騰於紙貴姑自謹於家藏庶幾兒孫得爲資藉

上少傅相公啓

伏審惟天降命隨世效珍克協令辰肇登至寶眷言國器通稟睿謨遂膺誕告之榮兼遇聲華之寵非他人之可得蓋此義之與俱是豈苟然者哉定應卓爾故也竊以荆人之璞夐出古今秦相之書實侈圖畫尤爲曠世之遇獨高傳國之稱曾未若地貢而時乘之天作而聖名者昔未嘗覩斯能有聞審昭錫於時鍾置靈承於顯佑適丁元日方不叛之增嚴臨受端朝擁寰區之交忭信乃非常之盛事久爲不朽之宏規洪惟六藝之宗迴超一旦之選果階幽贊首被疇庸殆無官可以爲酬姑易地稍茲序拜叨光有素伸慶宜先僅能踴躍於鈒犂之間不獲俯偪於賓客之後門庭在望誠意則通恭惟少傅相公以天下第一之材參域中寡二之舉經綸康濟莫非行可之逢緝熙光明率皆自得之學每奏則如水赴壑凡用則猶

陶轉鈞可謂腹心之親何止羽翼而已粤自薦原缺名於上帝奠懿册於方丘合宮奏功路寢侈舊盡前人之所覃思恢歷代之所靡遑以至總覈便御之儲發揮太上之祕遂致天人交格用能教化廓新竟符河洛之祥益隆廟社之鎮餘才兼暨小物必勤炳如耳目之傳傑出詩書之載然晝九州者禹也堯享其成而播百穀則棄焉舜因以重君臣相遇之如是道德不謀而自同但知歎頌於無窮詎復形容而可究暄融已屆參侍尚遙永介壽祺愈康賢業

覃恩謝時宰

駒犢雖從既已還於天性乾坤委鑒蓋深察於人情眷言資藉之階敢昧依投之素是爲再造固非徒然伏念某頃失防閑自貽罪累荏苒桑榆之迫逡巡溝壑之歸先世之傳纔餘一子孤老所託更無兩倪零丁門戶之僅存展轉蒸嘗之可懼切謂興滅繼絕者本先王之盛事且復祈哀請命則幸先主之親逢加之廟堂輔相之臣志同伊尹與夫帷幄親信之士道契唐堯莫非忠厚以疇咨悉繫仁孝而將順輒忘幽遠莫効誠忱重惟緣木以求魚孰爲脫罝而解網載念勢可乘而易失深慮辰去速而難回然支離攘臂已自分於終捐而象罔求珠幾無心而偶得比騰符報宛類夢驚雪涕拜恩何啻死生而肉骨有識更歎亦知造物之因人此蓋伏遇某官遂萬物以爲心恥一夫之弗獲舉鼎絕臏而不遺餘力操刀必割而適契斯時於事如飲食之須以身任風教之率從容宥密得衆人之所未聞潤色淵微皆曠古之所不到輔成一王之法蔚爲百世之師倘非傑出之差同安能相遇之至此雲間可想行自慰於掃門泉下有知豈

不懷於結草況在孱瑣已誓糜捐何止今生更期他世

賀時相除少保

伏審誕告在庭寵優建節既重元戎之貴增嚴亞保之崇弼予一人榮被四表流傳所暨懽忭實均辱記齒牙之間可量頂踵之慶肖翹雖類踴躍遽知竊以有爲之君必得有爲之助非常之事必協非常之謀是以雷動而風行故曰雲騰而雨降方冠百王而絕詣將超萬世以永圖若非周公其人易副成王之志堂堂宏構肇新帝者之居翼翼舊章舉出聖謨之斷上侔乾象俯合禮經先皇帝神靈在天固應顯佑諸執事智慧乘勢自然景從初無億兆之離心允屬二三之同德總提制度尤仰高明伏惟對越恩書鼎開華觀歆激士夫之勸闡揚宗社之儲孰不奔走於下風可謂希闊之盛際恭以少保相公惇大閎遠充實輝光自始繼承卽荷腹心之寄迨躋祕近愈隆旦暮之親所與者潤色之先驅所臨者羣流之殊軌主上倚多聞之益學者宗獨步之師蓋非堯舜道德弗陳於前而捨文武謨烈不啓於用代天工而惟一贊皇極以履中矢言皆載籍之精微動容眞列位之標則譬之射者至之又能中之況於樂焉盡矣不可加矣信一代之豪傑乃六藝之津梁適丁斯時爰契休命祖述憲章之大備簣已無虧財成輔相以得宜美茲爲久人事至此物理可期體貌固殊都俞斯在眷言德望之集豈特私淑之歸庚伏正炎鈞履增衞傾馳向往倍萬等夷

荅監司

竊伏海濱聞暴公子之名惟舊不願侯爵識韓荊州之面爲難異時旄節之來臨適幸里閭之托芘方行臺之便道偶南畝之告工阻陪父老之迎倍結蓬茅之恨繼圖申款獲奉誤加敢虞名姓之誶輒與齒牙之錄退惟忝冒進有依承某人表瑞特鍾爲時間出所過則化每舉則優獨高衆允以安脩常覺化人之患少固當垂紳正笏都俞軒陛之崇執謂掌漕卽戎展轉江湖之外定應有待少俟奏成將幕府之暫開已鋒車之促駕雍容法從紬繹廟謨盡將末究之奇申錫無疆之祉側聞去旆行就過家有可望之程而復此差池懷危得之逢而何當慰浣情斯愈固心弗謂遐某例窘漂浮適從逃避願承賓客之後輒拘道路之難猶意俯存曲垂矜亮其爲戀慕實異等倫火老金柔山悠川遠更希保重以大光明

先狀

偶乘扁舟將叩會府雖類剡溪之訪戴實期荊渚之見韓參奉可涯欣榮無喻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六

書

荅李幾重司戶書

秋暑不審邇來起居何似不圖變故伏承遽鍾艱罰相遠且復未獲披奉故情文有所不逮想蒙見察某知先公才望久矣得之於賢士大夫之評每以未見爲不足今其已矣何愴如之昆仲競爽而足下嶷崒人物之上其來亹見逼耳熱心搖恨未能促膝握手以慰欣慕專門之令昔聞其語而今見其人矣敢虞反我之懷而遽先臨問六月十八日得所附書未發已見其人而喜甚亟發之不暇既發乃綿連相屬前之以相問之久申之以過情之語終之以諸可人之詩文且復見躋於其間而責其不腆之詞展轉至此不覺慄然汗下衰晚不類得罪廢棄浮沉魚鳥間不復自齒於抑揚之地鼎焉惠顧特相收采茫然不知所以爲控方少年讀書時祇知古人所言爲可師所踐履爲必可力行以及之故諸可人皆疇昔相與厚善相勉以至於是者一旦奔迸流落七八年間在者無幾燦然到眼恍如相接於夢寐之際而紬繹其欵挹之語則知高明不妄取予凜凜然信不爲外物一毫髮低昂眞我輩人也足下所養既爾而乃不遠數千里輕以人言俯墮蹇淺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自期則重矣委非所據有類倒置雖然來貺不可以虛故輒附諸可人以報盛德之及論省恕在人在我之厚薄以遠於不愧不怍則至完之言是也論以己責人

不若以己恕人。以責人之心責己。以恕己之心恕人。則子夷傳家之言是也。論未嘗以世不用而廢學問。則魯直之言是也。論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而折衷於董子。而不可以足。以賢於衆人而盡焉。則子開之言是也。論乃所願則學孔子。自期於孟子之志。則定國之言是也。論僅知古今。實愧博洽。而浪得名。遂以阮嗣宗之歎爲之證。則明略之言是也。合諸可人之論。而反之於遯世無悶。不見是而無悶。樂則行之。憂則違之。及其用也。有時而過涉滅頂。足下高材遠識。固不待崎嶇所獻。而當以深造而自得之矣。然方且汲汲於此。而幸庶幾焉者。不敢不以告也。適以疾悴。偶在墳山。程督工役。邂逅元翼回使。姑致其略。嗣此當不輟交馳。惟斆學半。君子其無意否耶。瞻望未間。千萬抑節自重。

答人求所爲詩文書

久不獲款。近秋暑伏。惟起居佳勝。日者蒙面諭。墳山諸石刻。欲盡見之。此自當墨以爲獻。偶刻字人招致不來。尚有未完。慮參差不足以奉省閱。故爾躋蹬。因循晚矣。負愧無量。山中去城市遠。耳目有間。程督之外。隨所遇輒牽課。僅得十餘詩。二賦。一銘。一青詞。一書。欲錄出以千斤斧。然素非所工。加之老倦。退縮略無可意處。遂復猶豫。又以不待有求而遽進。則爲衒鬻禽犢之學也。君子之所深恥。不圖過聽。特枉書問。引據該洽。見徵甚勤。初則茫然。不知其對。既謝不能。謂必見察。而來使接武。至於三四而不已。仰承厚義。愧汗如洗。遂不復自斬。而紬繹前日之所欲獻者。以報專委之辱。資藉疇昔。庶幾匠手繩墨之餘。或遂管中之窺。欽跂欽跂。頃未與執事相接。但聞在朝廷。舉職事。屢有所建明。不知者則爲有所謂。久而得其歸。

則皆一時之先務。不得而已者。比涉傳一二葉。則往往人所不敢言。異同之論。無時無之。要在我無愧足矣。其涉蓋足以知一臠之珍。至於屬屬於所鯖富。則寤寐不忘。而未有以見期者。一月前。有錄得泛舟賦。永慕堂詩。清曠亭記。讀之累日。乃知鯖與富未易形容。端若快意於九鼎之烹。自非完養停蓄。發諸家之祕。而加琢削礱礪。以會於瓌奇。則豈復能到。既而端倪探賾。果知留意於此甚篤。古人糟粕。固已在所去。竊聞平居。專以歐陽永叔、王介甫之文。備肘後之索。甚矣二人之文。乃一時之宗也。長江秋霽。千里一道。滔滔滾滾。到海無盡。其如風雷雨雹之驟作。崩騰洶湧之掀擊。暫形忽狀。出沒後先。聳一時之壯氣。極天地之變化。則吾東坡老人。未可以輕議。雖時所禁。要亦不得而捨。淺陋所造。妄爾塵瀆。實則於執事所遊羿之彀中。中央之中地而得之。不審果以爲然否。如其未也。無吝見教。未有參晤之涯。倍深傾想。

答吳子陽問翰林學士帶制誥書

春末。辱惠書。爾後欲作報。不暇。及來太平。遂如在井底。姑隨地苟生。聊復爾耳。豈復更煩久遊紀錄。然亦未嘗輒奉忘也。忽披手示。尤佩見存。伏審燕居雍容。動履清勝。欣慰所諭。今翰林學士。帶知制誥。蓋因唐故事耳。昨奉行官制。未曾申明。姑相因而行。唐自開元末。更翰林供奉爲學士。寵遇益重。其地益親。上至六曹尚書。下至祕書省校書郎。皆可與選入院。一歲遷知制誥。未知制誥。不作文書。但待詔備顧問。參侍行幸而已。其在廷班次。只隨本官。若侍宴。則位序極高。座在宰相下一品上。雖弘文館集賢院各有所隸。獨翰林院無所隸。學士號天子私人。又曰內相。今既行文書。遂帶知制誥。其如制誥。則中書舍人職事也。

中書舍人乃中書後省官則是宰相屬官豈有天子私人號內相而反兼宰相屬官職事乎既專代人主敷告以言主行制誥批荅口宣凡應和文書自不相干當時止謂知制誥遂還中書舍人猶以學士所當制爲相妨故不去今泛謂中書舍人爲外制翰林學士爲內制則是也舍人止行誥詞押案遇有所命則因而申之於言詞以達所以命之之意而行下至於制命則用白麻寫從內降付外廷宣讀其詔書批荅口宣等或直批送三省或徑付所差使命事體不同官制行後凡此等合改正未及者甚多至赦書則曰尚書省牒刑部刑部尚書省一曹耳何牒之有只當如麻制學士行畢從內降出宣讀罷付尚書省授刑部符下諸道乃爲允當足下謂不肖昔嘗任茲事故委曲見訪亦似有所見責當時固嘗力言之矣會急欲成書在上者云未暇及故因循至今論必也正名則不得爲小事終必有類聚而時正之者老廢甯復及此來意既厚不敢不報亦不須廣也未相見間惟加愛

謝人寄詩并問詩中格目小紙

伏讀別紙惇諭作詩之意遂以佳句見寵委非其據流汗竟趾不腆一介蓋嘗涉獵而老無所就但時得一章一句或可人意則如盲人索塗而俄與之策日者有傳執事舊詩數篇拭目而觀首前而吟充然飽足使一夔之嘗如快意於九鼎也於是眞有以寵之殆將屬屬矣欽佩何已亟欲有所形容不免謂爲過情而取近諛之訝要之是詩也作者久不到此當於正元元和以前求之而復過有延拙使得條具前人所作之目而責其所以爲是目井蛙之生豈足副九萬里而圖南者其如高議既及不敢不報國風雅頌

分爲四詩言一國之事言天下之事形容盛德以告於神明又以政之大小而分二雅此較然已見者凡所謂古與近體格與半格及曰嘆曰行曰歌曰曲曰謠之類皆出於作者一時之所寓比方四詩而強名之耳方其意有所可浩然發於句之長短聲之高下則爲歌欲有所達而意未能見必遵而引之以致其所欲達則爲行事有所感形於嗟歎之不足則爲歎千岐萬轍非詰屈折旋則不可盡則爲曲未知其實而遽欲驟見始彷彿傳聞之得而會於必至則爲謠篇者舉其全也章者次第陳之互見而相明也近體見於唐初賦平聲爲韻而平側協其律亦曰律詩由有近體遂分往體就以賦側聲爲韻從而別之亦曰古詩格如律半格鋪敍抑揚間作儷句如老杜古柏行者此管中之見妄以爲同異恐古人自有佳處既無所傳亦不可槩知姑以其妄意考區處爲獻不惜委曲見教幸甚幸甚

代人與薛金陵小紙二

遠去侍席已復累月粹然如春之和氣儼然可畏之德威翼翼然挽之不斷之誠意未嘗一日而忘於懷也此特小已所得之私耳至其深淺不可以意測形器不可以物拘習之者則曰善人君子也驟見者則曰不撓而有常者也曾不知刑不加峻而頑猾屏息談笑自若而百廢具舉昔無夕不驚盜也而今乃外戶不閉昔一月率三四回火也今未嘗有醉人橫路則歌笑扶攜無一語相凌拂方且雍容燕席登覽陳述與二三要人握手傾蓋周旋於氣類中而往來賓客無問細麤莫不滿足而戀戀不忍捨去是豈沽激而然乎是豈緣飾而然乎乃知小已之所得乃衆人之所得也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吾聞之喜而不

寐有問之者則曰其爲人也好善好善之效乃能如是耶必曰至誠而已至誠可以參天地之化育於是益知昔人之言爲可仰也其曰惟是而行之於廟堂之上則公已效之矣但褊迫自客者率以迹求而不知以道而觀是未足爲知公者又曰公將歸正鼎鉉遂一德以享天心而沛然下膏澤於民則今日之政信可見於天下矣是則有造物焉其如是以有衰衣兮無使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此愚與衆人同也早遊門下時不敢自許於見知而中間恩恤之勤似非咫尺可得而擬議雖仁厚造次必於是然蒙被之獲罔然不知其況也不圖晚暮獲奉均勞之便拊循有加禮意逾厚益信前日之不敢自許與夫輒謂造次必於是者皆私己皮膚之見也今夫寒暑之變有生所同而有得之深有得之淺者非天使然其所遇之地適然耳以是而推則所謂皮膚之見者亦非盛德之所期也碩大光明匹夫匹婦不得其所則如推已而納之溝中此伊尹之志而乃公之心也一介所吝不復繾綣以致其感然亦不得而已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七

雜書

莊居阻雨。鄰人以紙求書。因而信筆。

日近詔求遺書。乃太平甚盛之舉。本朝書最不備。臣庶之家。亦多苟簡。不以爲事。自昔隨兼南北兩朝。經籍特富。其所藏之地。號嘉則殿。其卷至三十七萬。大業之亂。存者無幾。武德初。纔有八萬卷。又平王世充。得嘉則舊書八千卷。自黃河水運入京師。至砥柱。舟覆而亡。開元中。置使置院。專治其事。然著於錄者。又減武德三分之一。通一時學者。自爲之書。僅補其闕。以甲乙丙丁分經史子集爲四庫。安祿山之亂。尺簡不存。元載當國。請以千錢購一卷。分遣使徧天下搜索。稍稍全復。遂增四庫爲十二庫。一目爲四庫矣。文宗尤所留意。而十二庫方充滿。復經廣明播遷。迄於天復遷都。乃蕩然無遺。又更五代之亂。臣庶之家。救死不暇。豈復以此自表見。故本朝書籍。逮今未振。宋綬、李淑二家。號藏書。亦不過一二萬卷而已。綬家又爲火所盡。其孫景年。方展轉圖足。未幾輒死。豈其數耶。抑有所待也。

又

油幸紙工所用法。乃澄心之緒餘也。但其料或雜。而吳人多參以竹筋。故色下而韻微劣。其如瑩滑受墨。耐舒卷適人意處。非一種。今夏末涉秋。多暴雨。潮水大墟田之水不能洩。吾之野舍。浸及外限。戶內著屐。

乃可行。會莊夫以收成告。既來。復值雨。寸步不能施。終日臨几案。忽忽無況。雲破山出。時時若相慰藉者。邂逅鄰人出此紙見邀作字。既與素意相投。凡數十番。不覺寫徧。安得能文詞者相與周旋。既爲之太息。而又字畫不工。似是此紙厄會所招也。

又

東坡每屬詞。研墨幾如糊。方染筆。又握筆近下。而行之遲。然未嘗停輟。渙渙如流水。逡巡盈紙。或思未盡。有續至十餘紙不已。議者或以其喜濃墨。行筆遲。爲同異。蓋不知諦思乃在其間也。楊文公與人對弈飲酒次。人或以文爲請。卽以方角小紙。蠅頭細字。運筆如飛。而與飲弈不相妨。其詞又皆實以前世事。對偶精密。引據審確。所命意燦然如掌握中。而利害明白。不容有所增損。二公皆一時異人。固未易優劣。要之東坡之濃與遲。出於習熟。而文公之小紙細字。亦非有所必也。故知熟則生之生則熟之。貴乎無所滯閡爾。至其飲弈相參。而各能辦。則東坡不善飲弈。一小杯則徑醉睡。或鼾。亦未嘗放筆。既覺。讀其所屬詞。有應東而西者。必曰錯也。但更易數字。因其西而終之。初不辨其當如是也。

書趙鳳事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齊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爲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待冒以爲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屈。嘗語兢曰。劉子元敍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於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藁故在。說後屢祈刊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爲今日之董狐也。至

趙鳳爲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昫疏不載。昫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書牛李事

長慶初錢徽典貢舉。李宗閔以所親託之。李德裕、李紳、元稹在翰林。密啓其事。宗閔坐貶。嫌隙自此遂結。至太和中。宗閔爲宰相。會德裕召爲兵部侍郎。宗閔協牛僧孺。併力擠之。并罷裴度政事。而僧孺尤力。朋黨至牢不可破。侵尋四十餘年。縉紳之禍不能解。乃有牛李之號。武宗立。專任德裕。而爲一時名相。唐祚幾至中興。力去朋黨。卒爲白敏中、令狐綯所中傷。豈無心始可立事。而有心則訖不能濟。使德裕不以前日爲念。而一心所事。唐祚固未艾也。

書楊綰事

楊綰少孤貧。獨處一室。左右圖史。凝塵滿席。泊如也。雅不好名。有所論著。未嘗示人。後爲相。時郭子儀再造唐室。勳德方盛。特爲之裁損騎從。以避其高名。清節名者。實之賓也。招之不來。麾之不去。豈在汲汲自衒鬻以沽之耶。內不足者。急於人知。詎不諒哉。是等人也。尚何足云。聊以知有其實。而名自至。有之已非是。況無而自爲有者乎。

書劉元平事

唐霍王元軌。太宗子。與處士劉元平爲布衣交。或問王所長於元平。荅曰。無長。問者不解。元平曰。人有所短。乃見其長。君王無所不備。吾何以稱之。人不見其長。則爲全人矣。蓋其質既美。則動容周旋。莫不如是。

譬之嘉木本立則枝條根節大小短長皆中規矩繩墨見者一一知其爲可用也又何擇焉

書柳材筆

元祐中錢塘倪本敦復通守當塗一日抵書相問勞藉以十筆其籤云河東柳材予時方學書得筆試之頗相人是後訪柳不可得而念亦不少輟異時予得罪流是邦既到首幸自償所念而材乃歷陽人死已久矣爲之悵然久之過少廣書室得柳東所藝宛轉抑揚二十年之負悅然見慰問之蓋材族人於是知典刑淵源不無所自來也但予老矣字畫日退良有愧於疇昔臨紙一長歎

又試筆

手和筆調作字乃佳迫促取能未見其可前人任爲一事蓋嘗終身踐蹈悲歡窮通未始不在也退之序高閒謂僚之於丸秋之於弈詎不諒哉雖曰一技要須如是方盡僕知而不能行故白首如逆風駕船進寸退尺不圖誤有見索每臨紙必爲見奪況手未和筆未調又迫促勉強耶似是此紙逢厄會定將覆醬瓿矣可勝感嘆

書陳格石刻

予少時客廬山見諸刻石字皆有精神退而求其眞蹟率不迨也乃知模勒之妙有以假借致然是後每作字必歎息不得其人相與表發比過金陵所見如廬山時至其晝筆則又過之迨詰其所自蓋南康人陳姓名格從事於此十二世矣予固知他人必不能至是又以信予平日一見爲不可易也凡技之善如

庖丁解牛。輪人斲輪。直以神遇。而不以力會。然後爲得。況十二世傳習之久耶。彼徼幸於一旦之遇者。雖資籍展轉。豈得不自愧哉。

戲楊元發

楚令尹子西將死。家老請立子玉爲之後。子玉直視則則。於是遂定。昭奚恤過宋。有饋彘肩者。昭奚恤阿阿以謝。爾後阿阿則則。更爲歎息聲。嘗究其所自。乃得於此。元發偶有所系念。蒼黃失據。屢詰之。輒阿阿則則。予固知元發非二人者。不知其聲從何而至。請知者注出。

偶書

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蓋嘗見其人矣。既獨立於千仞之上。則下視萬物。知在掌握間。足一跌。遂致於訖。死不復振。故曰。知所愛則知所養也。不有其養。則無異自臥於地。以望百尺樓上。其免於物役固難矣。所謂俊傑廉悍雅健雄深者。尙何足云。纔一間耳。而相反如是。所以擇術不可不謹也。

贈人

丙戌正月九日。過彥國。明窗稍理。蘊火取煖。焚香烹茶。翛然相向。欲歸而德威遽至。復坐笑語。徐視几上散帙。得老杜詩。五代史。廬陵歐公集。宋文選。不覺駭愕。輒謂彥國曰。子之膽過身矣。已而抵掌相顧曰。膽未足大。始我學屠龍爲有罪。姑溪老人。

書劉九思建茶硯屏

番陽鍾弱翁少有出塵意中間輒崢嶸戎馬間以功名互表裏晚乃致位通顯然無妻妾所與俱者纔一族子似已不自得於半塗之失矣故每於世外人必從容展盡若相氣類者上饒劉思道以術名於世嘗得其建茶硯屏云昔嘗相遇於京師臨分以之爲別其義不可忘也遂命工成就之予方有所適思道冒大江特見訪於歷陽出以相示因以記其所自來亦以尋吾弱翁之舊也崇甯五年九月十二日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八

手簡

與蘇黃門子由

久不獲修記師門。雖在窮途。然竊借餘光。不忘自振。惟是耳忘目枯。求一毫髮洗濯增新。無復可得。以故系詠寥不忘鑒寐。秋深江上猶有暑氣。不審燕居却掃尊體動止何似。恭惟神聽冥符。日有勝趣。萬事既不復經意。則御風忌氣。遂與造物者游矣。不腆一介。尚冀投老餘息。猶及款侍。不勝係客之私。更祈加愛。

與侍郎深之

瞻望門牆。僅隔一水。然聲問不乏。而歲時殷勤。所當展盡于師仰者。不應疎簡如是。臨分雖不敢輒齟齬。其馳情繾綣。不得爲無憾也。春候已深。日來尊體動止何似。老境流落。不圖遽遷此酷。永日如夢。寐中夜間則申旦目不得交。力量不充。固深自愧。維是四十年艱苦相依。平時家事所給。已不易堪。而有一急難。則委曲經營。不遺餘力。情則夫婦。義則朋友。既使之到此地。終不得同歸。念念祇欲下見蒙眷深厚。未能執手號訴。臨紙哽塞。不次。

與蔡侍郎寬夫

不奉教晤。已復累月。懷詠重眷。朝夕以之。早夏清潤。恭惟尊體萬福。於是遷徙已得所說。亟圖躬問動止。屬乍到。不無應接之冗。用輒躋蹬尚幸少休。獲踐鄙志。瞻望門第。可量依仰。

又

衰晚無堪。實門下舊物。永懷先公惇養之素。與夫高誼延挹之勤。每以身生朝露。不能少見毫髮爲念。異時東坡老人則曰。拱把必可以至千丈。步驟方習。定能萬里者。於左右常一二數。流落遐遠。地勢日光明。一見豈復可得。不圖倦緒。遽投挽引。雖未畏從容。景慕所期。然欣幸之深。未易展敍也。臨筆耿耿。

又

比到采石。遽聞已過城中。輒投先書。具道欣懌。持書人回。方審所得之妄。已而又傳。遂同何明道徑過金陵矣。悵然不知其況。久之。乃承尚留湖陰。頗得求田之適。卽欲修謝。不謂汨沒竟爾淹晚。初以此地或可少延縞祿之頃。褊陋易得以乘加之。宿啄猶逞。渠可一日苟安邪。雖墳墓所寄。亦將營葺就緒。再由舊轍。萬一舍館定。庶獲忝隨杖履之後也。他俟躬致。

又

不腆之役。已滿任。前期輒再請。猶未報可。遲暮縞祿。覩顏何控。然夤緣覬幸。粗寬待哺者之責爾。召用未間。尙冀周旋勝踐之餘。連蹇不類。定應果慰此志否。向風增咨。

與吳朝奏

前日郊外拜別後。有傳舟人未解者。比再出城。已不及見。相仍幼稚多病。未卜行李所之。早失修記。可勝愧仰。計程當已定館。乍脫塵垢利害之役。而有溪山鄰里之歡。想劇慰懷。不爲加損。固非待晚生縷縷之

獻。感者竟不免西行。冒暑就陞。其味可知。俟至關中時。得通問次。

與叔倫提舉朝奉

久不親承義問。欲致一書。或復不果。所以系詠之深。固不如是也。比承終制還朝。稍幸班者獲奉餘晤。進聞舍館所寓。時得通記。不謂前日方遂邂逅斯須。仰奉教益開浣亦多矣。已而得家門伯母下世哀苦累日。不勝見在式假早來。出就諸兄。議成服歸。得墜刺。乃辱臨屈。謹諭重意。且失迎展。感激復深愧恨。向晚尊履何似。無緣造謁。尙覬促膝庸致久別之懷。臨紙不任眷眷。

與宋榮州

伏審顯膺寵數。榮進崇資。叨顧有來。聞報增忭。伏恨阻遠。不遑陪下客以相先。竊借光明。但能知盛事之難侔。謹具狀賀。

又

久不獲嗣音。門下每於思道書中。得聞動靜。疎遠且復廢棄之餘。色色生理。幾何其能自控也。不審一顧之舊。尙且記錄也否。初暄。恭惟日來台候萬福。新恩之寵。非才望有以稱之。豈能至是。無緣從賀客之後。而又得之已晚。比復當前。而反茲蹭蹬。悵悵倍深愧負。想像一時歡豔。可量引詠。

又

喬松巨柏。非高峯絕壁。未易爲託。以所託之如是。宜其千雲霄直上而未已也。又況日聞所未聞。日見所

未見。其資藉宜何如哉。非肺腑惟義慰有自來。豈能至此。更期際遇。終契起特。欽跂。欽跂。

又

晉卿家必常往還。兄弟想皆顯達矣。聞有尚主者。得非宅相乎。別當修慶次因會聚爲寄聲。平時班班。一見之而未嘗接語。料亦不復記省。但寶坊一培土。未易忘懷也。臨紙哽愴。

與俞叔通教授

暑中不審旅舍何似。瞻企盛義。無從請叩。區區可知。高文聳動榮觀。然未敢廣傳。朝入輒暮。遍天下矣。何時再幸占隸。病恭修布疎略。

又

寒色。伏維尊候清勝。眷聚無恙。至節日阻陪罇下。爲壽可量傾禱。不肖職事粗爾。乍到冗瑣。病茶不佳。每愧誨言。馳情不已。早晚西來。奉有道君子。引企旦旦。不知其勞耳。盛寒珍重。時呪玉音。

又

前日連獲手教。幷盛文二篇。曛黑索燭未及。恍如在日園中矣。既而研味高致。非特如僕命騷人。不知三代以來。作者尚可分路揚鑣已否。神遊不遠。竦然數日。脾氣作。憒憒如醉人。無緣款曲承誨。以悉別後。牢結可知。舟從定在何日啓行。毒熱銓伏不易。處吾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每於左右眷眷。尚覬新春東去。再尋杖屨之適。自餘不惜晉驛交馳。惟君子勉強于我也。千萬垂亮。

又

近附遞修記。當浼左右。兩日連捧賜教。爛然禮意。兼幅不能盡。略其愚陋。尋繹所況。浩乎若決天漢之瀦。而注之廣漠之野。難堪眷遇。重爲愧戴。伏維待敵里中。德況佳裕。眷聚甯勝。昔龐士元爲南州士人之冠。以世論之。則兵戈之際。與夫一道德同風俗。蓋今日之盛也。吾不知賢士大夫。能相先高明。以掠士元之美否。區區願親之誠。非尺書可道。指日以俟言款。

又

伏蒙不鄙孤陋。過示盛文。大編衍溢眩然。雖前日蹈海。未能若此。文章久不到此。惜乎先帝不與見也。然神遊不遠。固當有享輒已傳錄。願少寬假數日。偶誦一二。對於同舍中徵索者。紛紛日不自給。瓌傑偉麗。一至於此。尤劇賞慕。

與何給事

遠去門下。遽涉改歲。詠德懷眷。尤甚平昔。氣候未定。不審台候起居何似。衰晚一介。雖託敝箒之末。而從容敦篤。尚懷素志。其如傾倒絕世之蘊。欽慕出處之正。蓋尚爲左右頌之矣。庶幾鋒車未命。猶及旦暮之款。

又

早以山陽舊墳。稍低下。不免雨甚。水不能洩。河漲淩注。念欲遷者久之。於是得卜。適介盛德。臨附一方。與

夫當塗令公部屬之便。固知仁人周恤。必以是爲急難。而赴之必克。然常情所期。近在咫尺。隨事應見而已。不圖光明俯暨。委曲是同。而令公不遺餘力。恐己事未必能爾。纖悉畢舉。上下翕然。景隨存歿仰佩。未知所以爲報。雖已躬致。其勤如是。此念何時可忘。系詠之深。責具申展。

又

急足迴。倉猝具書。當獲塵浼。稍不果嗣音。推重在先。引詠舊眷。不忘傾屬。早春不審起居何似。久爲人物所先。加之有勞簡在淵密。豈外訂可以遲回者。流落倦途。尚期擊節迅除。少慰向慕爾。遡風耿耿。

又

罪廢沉溺。無復舉頭之望。邂逅舊遊。仍值提按之始。恍如斷夢。感慰可知。歸來幸畢葬事。然望德門。自是愈遠矣。與言所暨。倍深依邑。胡族淪落。聞振拂不惜力。是亦仁厚所期。要之于時。猶不可及也。的便十卒爾馳附瞻。望弭節仰冀善衛。

又

前日獲侍樽俎。新築落成。瑞應表發。仰佩不遺。與觀成美。感激不在言也。低回里巷。雖側聞盛事。而衰遲不振。愧無以形容。蕪陋之語。以致一時之遇。過蒙延挹。置其不逮。而曲與之進。敢不矜勉。以奉勤眷。持斧般門。固已非據。而老筆在前。姑投一笑之地。而遂覆醬瓿。乃出望外矣。適在汶山。不果躬致餞懇。仰冀深炤。

又

分餉柔毛。何以克當。但恐餉德之餘。藏神見夢羊蹴蔬耳。某物若干。謾實回奩。非敢爲報也。餘遲旦夕面謝。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十九

手簡

與何給事

某爲公家客久矣。雍容談笑。雖粗領風味。獨未得於利害之途。盤旋多事之際。心固疑之。而誠或未盡傾向也。於是炳然。乃知所疑爲自失。蓋德度之接。無不至於至誠。而加惠衰蹇。迥出常矩。古人謂感愧則有之。知已則未也。不虞一旦兼獲蒙被。而其自失者愈知爲可愧矣。霜候盛寒。恭惟台候起居萬福。方遠參近。更期以時保練。卽慶遷擢。

又

此來不謂已晚。汲汲所役。僅能襄事。故早時所願得於參承之日。三分不及其一。末路何堪。廢於此念。或不見負。今亦爾耳。則其他可知。不審高明亦知梗槩否。浮雲去來。星日固在。殊命之慶。定在新正。不妨激昂懽緒。自收未去之日。爲邦人不可及之思也。獨不果竟投勝韻。執筆惓惓。

又

稍不獲瞻近。懷詠高明。尤甚平日。冬候浸寒。恭惟起居佳勝。衰晚待盡而已。既遂參承之願。則其諸一付度外。尙幸再約趨風。以竟款叩。爾屬心門牆。筆下何可見也。

與楚守賈朝奉

託姻疇昔常謂淪落異地無復參承之幸遲暮何堪遽在末軌欣佩固已不貲歲晚相求可量欽系江上苦寒履況當復何似借地爲客咫尺卽在要顯尙稽展晤倍劇傾馳

又

日者馳控特未卜見錄已否書來惇敍流渥豈勝愧戢里中人情易擾風物飲食粗如人意伏計坐嘯之餘居有多樂老境何日獲從井上出遇庶幾政績超騰徑躋華近而缺甄之間擊節爲應也

與金馬部中玉

願親固久冗路低回無階自達而復不當行李之便留連鄙念蓋不待說而後知也於是遂有參承之幸則疇昔湮鬱殆將一洗無餘矣求之異時端若有數霜候早寒棨戟間關原缺來不審尊體動止何似見上應恨相見之晚斯民懷慕非一朝夕不妨就陞顯職暫爲一方之福雍容少日徑席華近以協僉言也區區尤刻欣跂

又

自承命下累次屬邸吏候大旆所舍皆報以未得其詳繼聞已赴汝陰卽紛走介修慶就闖起居尋獲邸申方知遂席新渥猶未諭取道之方今日覩公移乃知由亳宿以赴國門竊計朝晚入覲徐卜所向區區上記淹遲庶在矜惻

陜右古郡。風物飲食。皆可人意。雖曰道御賓客。多自城外往來。可想及者有數。因左右卽可之地。而假藩之勝。似亦少能過之者。筆吏已遣接人。幷什物供帳等。一一如旨誨。謹已嚴備爲待矣。州宅深靚老木頡頏相錯。北顧大河。天下之絕觀也。不妨暫快登覽之適。遂還寵要。在人實爲兼盡。他有所戒。敬服來命。

又

日者得漕檄至長安。旣到。而諸公皆並邊矣。遽承此委。欲訴以免不可得。且不謂住此許久。方其往尙有殘暑。凡禦冬之具皆不隨。此已盛寒。營葺不及。甚以爲懷。大旆之來。非獨邦人聳跂。而愚者參承爲至幸。遂獲早歸。自是私分上一不易得之事。伏望稍促行軒。不勝朝夕引詠。

又

此距京西才數十里。界候最爲淺促。凡事鄰邑不相關。如大旆果欲少慰斯民之望。敢期出郡之日。豫戒邸吏。或隨行人急走一報州郡。迎候自有常數。不宜使之失備。且不足也。皇恐。

又

門中貴眷。伏惟萬福。今必同行矣。東玉金玉。想不輟通問。二舍各計安勝。近皆相會已否。容另附承動靜。

又

近專遣人至京師上記。竊計塵涴。瞻望來旆。我勞如何。適得報。審將叩境上。方此盛寒。尊履佳勝。諸懷非

侍坐不展。遡風眷眷。

又

承大旆已過國門。日與斯民。跂望玉趾。淹回敬問。蓋不豫知遠近。皇恐不能堪。亦望有以見亮。苦寒。伏惟步履之餘。尊候萬福。諸所欲言。略具前記。要非促膝不展。前軀在吾眉睫間矣。欣慰渠可名哉。

又

方欲修問。專介遽被翰墨。存拊愈厚。感佩無已。牙兵衞從。州郡常禮。但愧遣行差緩爾。或尚缺用。當以見告。應命更佇委報。

又

違去門下。忽行投之拘。不時上記。亦意有以察其過。而懷詠眷存。常在依邑。臘寒比日。不審尊候起居何似。高明豈今日持節。明日擁旄者。從容上前。極口論天下事。使在廷聳然有疑得質。遂皆信悉。以席華近。以慰一時傾想。而久未我契者。顧豈遠哉。修慶紬繹。執筆敢吝。

又

鄙拙早不如人。肅颯異時。詎敢覬幸於知遇。然往來伯仲間亦久矣。其如邂逅綵衣之餘。猶記彷彿。而契義自求。又將輾轉蒙冒。迄未可得。悵然此懷。每懼終失。孰謂一見欣然。遂叩資藉。延揖之盛。以所獲於動容周旋。而遺靈假寵之如此。茲豈平平可見其盛遇邪。至於樽俎豐隆。祖帳華茂。傾一意於俯格。而至卷

無居人。則剪焉亦類。其將何以爲對。歲晚致效。幸或有得。向風耿耿。

又

迂拙背馳。自干吏議。到蒲聞罷黜。尋欲泊家。一面赴調。於法須候交代。不免迤邐西來所至。親舊留連。又繼得漕檄。俾往長安。凡四十日方到。故復淹滯送還人。不免有妨差使。恐懷無已。不審雅眷。能復矜照否。然路中雖苦寒。顧恤亦備盡。走失才數人耳。代者在蜀中。杳不聞耗。勢當春而或得就道。此中與比近有幹委事。敢幸不外。至祝至禱。

又

陝原僚友多佳士。水鏡固不能逃。其如春首有將替及垂成者。不得不仰圖門下。敢望留念。吳節推眞實有守。敏而能文。以其直實。故世少知者。司理董君。介廉強果。事多賴之。二人乃將替者。其他尙可有待於異日。僭易展轉。皇恐皇恐。

又

違去塵戟。遽復踰時。歸計旣爾蹭蹬。又軍事擁來。意況實極惡。有愧於幸寄。書問不繼。果信其如是哉。春候寢暄。伏惟靜鎭之餘。尊候動止萬福。陳力四方。使節少休。便當闊步華近。尙爾低回。是豈在我有不及邪。天人未始相遠。卽處褒異。別對殊渥。

又

願親固有日。既幸資藉。乃不得爲從容計。退詘歉然。每自日下來者。皆能道經由瞻見。比日起居之詳。輒用爲慰。區區代者不到。四月中定獲參展。未間更祈善衛。

又

蒙約意亦忽忽。每圖明窗軟火。清坐相向。間作無我語。以披氛翳之楷。定將早晚可遂也。陝服號當路。然事絕簡。應接亦稀少。向上工夫。能不退轉否。

又

昨日侍坐不甚款。晚熱猶可畏。勢難稍久。然所得於盛義亦多矣。清晨恭惟尊履佳勝。時序忽忽。曝衣乞巧。遽見節物。豈老境歲月易得然邪。可喜亦可歎也。早晚再圖展近。

與蕭季文知錄

比承當路。或不相容。不敢仰叩所自此者。遂知朝論。取直公理。終不能屈。果有是證。君子不苟避就。又復時評在已邪。然則超然遠舉。似亦無足猶豫。要之待其至而後動。無自皎皎。或取愧於從容也。仰投氣類。輒爾借潋。當塗風物。自可領略。果不屑其陋。則旦暮周旋。私幸一何多邪。襄陽固不惡。蓋剽聞餘論。故利害因得自警。不勝翹跂。小兒官期未決。亦欲月終遣行。雖託庇不久。要亦資藉契好。尤重攀緣之澤也。偶作十餘書。不暇謹悉。別圖申敍。次。

與彭丞

久不獲申致門下。爲力有限。而所應不一。忽忽易成荏苒。馳情眷藋。未易咫尺可論也。逼歲到家。首辱流問。所以不相忘之義。尤見惇篤。時序推遷。恭審廬次支勝。瞻望一水。未果躬敍其殷懇之深。尙冀併得展盡。向風罔然。

與孫知縣希賢

既不入城。無緣瞻謁。來者頗能道見恤之語。感愧無喻。秋爽伏惟動履淸勝。旦夕遂歸。系望軒屛。倍深依向。被召北行。庶幾迎謁。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

手簡

上宰執

罪廢苟生。屏息窮遠。瞻望門仞。如在霄外。固不當輒修記室之問。然恩出一旦。義均存歿。是豈平平所得而擬議者。雖分同腐草。其如餘息未殄。則其情可容自已。邪庶幾憐憫。特賜省錄。是身幾可顧。不足以論。報效期于結草。則猶未離乎類也。竊謂隨所愛生。此念常在。一語儻誣。天實臨之。引詠恩施。形留神往。

又

非意之酷。莫此爲甚。儻非姓名。獨在記錄。則安能遽有茲幸。恩旨既臨。舉家慟絕。以所遇之如是。則其感激銘鏤。不待形容。而後可諒。雨露不私於草木。而草木蒙被。自有淺深。自非力回造化。未易有此。服天地之仁。佩鈞陶之錫。雖多言不過於此。其惓惓所系。惟自信其無有窮盡也。

又

壬午歲。聞被召自潁昌亟來。獲見於國門外舟中。蒙問勞甚渥。矜惻相仍。未幾自以罪去。流落江上。十五六年。方其來時。一妻一女子與其婦一孫。幷身而六。相繼哭之。念一身獨在。晚才有此兒。實相與爲命。而交造者。知其如是。遂用以快意。果得其實。固非所辭。而乃繫風捕影。巧爲訟端。一墮橫逆。又復五年。不惟

父子生離而時以官年六十有八豫計當敍之年則已七十遂當致仕祿食不繼固非所恤遂將自此以至屬纊終不能脫於罪籍矣欽承至恩大德天地有盡而此則無盡使瞑目得爲全人捨恩地尙何望哉向風不覺酸鼻

又

暑候滋熾恭惟雍容陟降鈞履萬福某衰晚一介於世不異疣贅流落旣久不自知其生理可乘而日期朝露之奄先每念獲齒門牆雖未得從衆人之後承顏接詞周旋盛德之遇然所得所蒙固已如萬鈞之重常在負荷而若不能勝端所謂子在回何敢死尙以是僶俛而苟在也隙駒荏苒忽忽踰年霄壤夐絕其交則氣與識爾蓋無時不在光明中亦間容僭易輒通記室之問其如破甑弊箒不以廢毀而居有眷眷不忍終棄之意佩戴之深尤覺未卽仰承旦暮爲可憾於是義益高矣情益厚矣瞻望恩席翼翼不暫捨於眉睫間咫尺將自慰其繾綣且覬束胸以見從而敍謝則方且圖之遡風倍劇向往

又

比者伏蒙上恩時還愚息遂永祭祀之繼祗奉俛伏揮涕不知其已闔門悲感眞若再生九原不昧銜仰可知傳聞里巷一口嗟惻流布所及莫不聳動具承天地之德不間幽側至深至厚而螻蟻微生草芥賤類驟爾叨蒙果有是事邪夢寐間也眷言此義倘非極竭展盡詎能至於是哉訪古則或有之於時實未之見瞻詠門下恨無羽翰可借而縮地之無術凡屬枯株但驚根葉頓有敷榮之向亟將自效於躬致一

言之薦而未得爾。臨紙哽噎。筆不得下者久之。

又

自罪非橫。五年於茲。雖愚昧或致分同腐草。而家世之傳。無斯須少忘。困伏井底。惟飮恨忍死。期於尺素之得伸。而有再瞻天日之幸。然而捨門下。其將何地可控耶。早日得報。備載生成之意。出於時達。故缺甄間。晛晛不知自已。夜以繼日。尤如在沸鼎中。前月又得報。知德意已輒。而天日遂將矣。目窮心賣。閱月而方得之。於未得間。其情可知。既得之。則其情又可知也。姑急馳此介。略布其端。餘俟迤邐申展。次。

又

人與已雖父子之戚矣。有時而不能同。地與勢若風雲之會矣。有時而不可合。何則。人各有所見。而事亦有所礙。父子可同也。乃或號泣而隨之。風雲必合也。亦有去來而相背。況君臣朋友之際哉。以是爲不易。必又以甚賤至微。未嘗接眉目。通語言。遽蒙忘其不同與相背。而一語之發。如石投水。遂使挾山超海。不爲之難。而枯木寒灰。果至於再作。理固莫窮。而世亦莫之遇也。今日之事是已。蒙被已還。惟自嗟駭。不報之恩。百身何據。然上雖不期報。下其得而已耶。百身有盡。而志則無盡。神理其遠哉。

又

竊伏草莽十五年矣。殆若根蒂連結。毫髮不容相遠。自冒齒錄。卽有請見親依之誠。初不謂蹭蹬至今。已而不腆之所懇惻。或與之展轉資藉。上投拯援。旣荷憫恤三二年。茲遂欲申其素志。心往形留。以日爲歲。

尙爾差池。竟至不離尺寸。而坐受天賜。雖高明照徹。其形迹之間。可得不愧不怍。已否止候措置。目前猥瑣。坐圓操箒平陽之門矣。仰冀重德厚恩。終始矜察。

又

久欲一望見門牆。而淪廢孤外。猶未得爲全人。故蹭蹬未果自達。老日益迫。一旦奄先朝露。則齎恨九原。而自絕於一代人物也。既付與遭遇之如是。而不畀之以早。其造物者果有意邪。抑無意邪。雖誦其詩讀其書。不失於心期。亦非得已而然爾。幸同聖日。可使有憾於異時乎。溯詠之深。罔然如失。

又

竊伏榛莽。瞻望門牆。如隔霄壤。然聖日光明。同在一照臨。而系懷覆盆之下。私淑爲深。尙稽參展。代冀上體眷注。倍深崇重。

又

恭審蔽自上心。圖用傳器。遂膺制拜。迎愛旌旄。中外懽忭。一口翕如。是乃儲養有素。理自應爾。無階進陪賀客之後。延詠高牙。倍馳丹悃。

又

禮成樂作。德化日新。黼黻聲名。輻湊遠近。權衡所倚。則端蔓苦腴。各得其適。眞所謂粲然如繁星麗天。而舍次之辨。捨五行何分。斯人望而畏者。實仰盛德。何日親被提振。向風罔然。

又

近者。輒以專介。上浼記室。蕞爾螻蟻之誠。諒獲塵控。春陽不期於私。而蒙被之歸。實均纖草。疎外鄙朴。不知恭事之容。但獻芹炙背。知其愛而不知其有犯。更在矜恤。有以亮之。

又

司勳張大亨。舊學曾子固。爲文章整潔有程度。而不妄形容。蓋一時之秀也。頗聞收采學者之幸。

又

繼有所介。冒塵記室。特以未遂參承。心如欲墜。雖可謂激切。然勢莫之應。恩地常有眉睫間、定將何日獲瞻望。忽忽初暑。日來緝熙羽翼。益被親信。天人所符。台候動止萬福。造物既有以鍾之。其必有以成之。一代光明。何啻六五帝而四三王也。所以周旋至是者。復何人哉。草隨風靡。不自知一介疎外之有間。執筆耿耿。

又

伏承討論之暇。儲思前日翰墨遊戲之蹟。流傳所先。想已充牣緘襲。而近時所期。如眉陽老人。龍眠宗子。固非俗格。而似亦不易得者。輒意列鼎之飫。不能無澗沼之毛。山林之茁。投間而進。舊有老人戲墨六扇一硯屏。所寄所錄詩兩軸。龍眠所畫松上道人一軸。御馬粉本一軸。乃盡所有。而得於散失之餘者。舉以投賞鑒。蓋平日與二人稍款玩於朝夕。不知爲可貴。隨得隨失。不能保。回視既往。遂覺不能多取而謹藏

之深可憾者別有家傳吳生畫天王一軸此則開卷便可知上乘恩遇殆以先祖得之迄今百有餘年甫爲茲日爾僭易塵控諒矜賜察

又

竊謂既爲門下士則於門下種種不應有間方先公啓手足以至奉寃岁皆不得自効於衆人之後哀挽挽所相又後時銜恨抱慙無以爲控乃僭易狂斐有託於記室不虞委眷逾厚過形謙謝伏讀愧畏莫知所容又復一時迫於修附不果親寫雖情文未至鉏鋙而私懷不能無所負謹繕寫上呈伏冀恩私特垂矜亮

又

每承眞翰未嘗不反復吟諷幾至成誦紙敝墨渝欲捨不得語高而意盡藻績見於隨得信絕世之文雄也平日頗有味於此自獲委眷頓諭平日之習何止効顰愈陋端如欲避影而走於日中其超然自有到處何可得耶以是彌恨親依之晚而款席之尙遠也

又

比者專人回跪奉親翰欽承隆厚揆非其據雖包荒固不遐遺而佩服之重既榮且感輒欲効儷句申展又慮接武記室五技易窮其繾綣一介之誠則其勤不過如是瞻望恩地但劇歸向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手簡

上時宰

初暑伏惟鈞履萬福。比者無前之寶。鼎然傑出。頴卓之才。因事尤振。丕告列辟。輝映相盛。雖參以他務。而幷舉之。然超軼絕塵。則在是也。加之制語有法。事詞爲稱。辱在題品。遂因諦味。已復成誦。於所能誦。則如見其人。惟是不得從賀客之後。倍深依向不宣。

又

某自徹聲迹濱二十年。固能時見一斑於管窺文豹。然親承警策。如前人。雖萬戶侯有所不願者。定能紓有茲幸已否。門庭愈不可及。諸有志者。投閒互進所長。而規矩繩墨。各得於一顰一笑。因其所有。亦或選掄之。及拱把。便知其材可指日遂至於合抱也。萬牛回首。一柱特表。自揆則非其輩類。如得一竊歎於衆人之後。足矣。臨筆增咨。

又

某衰悴。且復拙於養生。而又傍無伎助。故家食之日少。而農務之力多。是亦造物者所以付之。要之竊慕末軌。其目寓手應。固當因時以勉者。氣已不振。而牽制復乘之。眞見負於幸得之際。而有憾於無窮之瞑

矣。尙賚竿牘之賜。時輒興起。願親之勤。尤覺旣高益遠矣。

又慰疏

某疏言。日月流逝。伏審先政太傅。已經除祥。恭惟攀號躃踊。五內分崩。糜潰煩寃。何所逮及。孝思奈何。罔極奈何。某伏恨在遠。不獲詣鈞屛祗候。申慰瞻望。摧哽可勝欽系。謹具疏不次。

又

不審近日鈞履何似。伏冀上體眷注。無或追遠之過。與時御宜。益茂久大。

又

比者。以所賜二經。幷宣先賜鍾銘見寄者。欽承至性。知無以爲泉下之報。而上憑佛力。以嚴因地。可勝畏仰。先公履踐之素。不待賚崇。固應超特。其如純孝之篤。深體增上有教。而恨無以自竭也。謹當什襲。時出而讀誦之。少助勤至。亦自效其涓埃也。鍾銘輒忘其鄙。而奮緣於諸作者之次。僭易呈浼。

又

祥除之及。以僻遠。豫不得其日。故修敍獨後。然禮意不得而略。庶幾恩照。有以加亮。不遑致恭棐席。仰承變服。但引詠巨愴。遙深哽塞。

與祝提舉無黨

昨日庶幾展晤。不圖詎錯。良眷眷也。早來。伏惟起居佳勝。專介祓問。所以慰藉甚款。感愧無諭。行李稍遽。

不獲瞻望。倍深約結。介還方食。具記草率。皇恐。皇恐。

又

早來辱訪別。少親妙晤。尤慰披寫。日高尙寒。恭惟起居佳勝。於是大旆經行。首賜臨問。遂獲周旋燕俎。所以存拊款盡。鄙陋何以爲據。非氣類曲敦。疇克如此。感服銘佩。倍深繾綣。適到津亭。已失浮驂。度其勢。不得申敬行色。系戀之迫。庶幾見亮。

又

某流落屏處。不復通好游舊。雖欽詠不少忘。然門地日益遠矣。比辱暫屈使指。但竊爲一方致慶。而不敢輒投繾綣。於是弭節。尙意猶在省錄。踟躇願致之勤。滋恨無地。不圖加惠鼎臨。遽先翰墨。敦諭款悉。如接盛遇。秋冷感激而已。他俟續貢不次。

又

拜別忽忽踰時。系詠雅睠。但深約結。累日方治行。主於一見門下而北。稍傳按部將復經由。以故少留。仰俟瞻叩。遽先翰墨。委諭詳盡。尤佩不忘之意。伏審乍冷。起居佳勝。百臆須款席可究。不勝拳拳。謹具參問。

又

日者大旆經由丞走行府。竊承會食州中。已而聞改轅北去。竟不獲一奉教督。欵焉鄙懷。跂詠不少間。庚伏邇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瞻望棨戟。有必可見之地。未有其涯。向風可勝約結。

又

準擬還自信州便道獲款蓋論不謂行李甚遽但劇引詠相繼便圖上記五月中感寒疾已在必死之際偶爾就安然汗雨復作淹回幾五十日矣今又惙惙氣僅相屬書問不時端係於此知必有以見諒久聞府事嬰拂雖一方蒙被德澤其如方暑小勞應接不無自累也達吾之所自信者以聽之固知無入而不自得也日期便道參近倍深聳向

又

某到太平四周年第一年喪子婦第二年病悴涉春徂夏劣然脫死第三年亡妻子女相繼見捨第四年初則癬瘡被體已而寒疾爲苦於其中間人情不相當靡所不有自忝冒敍復便欲迤邐北歸日復一日今幸苟生勢不容更住矣輒不自外門下之舊濱二十年雅辱知憐且非旦暮於是如在井中去死地間不容髮引睇尺素何啻再造故忘其僭易上干使臺暫借一覓舟只至山陽度往還無四十日自不妨別差使萬一不在所絕敢冀此月下旬或二十間得之幸甚先望貶付照牒仍得一覓潔差新者一家幷亡妻靈柩同載不得不慮皇悚皇悚

又

某賤累三房二十餘口又有靈柩先因唐欽叟處一舟般載不盡又唐舟年深疎漏止可載輜重幸小子除服合得一舟不得已上冒其請筆下不能見但月卽舉家如爐炭上果蒙曲應殆非平日可比伏惟恩

仁俯契眞切悚息悚息

又

某五月初寫下前啓相次得疾故修浼淹緩自取留滯之累前啓更不易庶幾見念知其意非今日也皇恐皇恐

與米元章

八月八日某某頓首再拜漣水使君元章公閣下伏自拜違行四年矣書問不繼相遠之勢然也到京見交遊尙未遍其見者道公動止與夫政事之在人口者十居八九則知吾元章公有進而眞不愧吾欽挹之素也如何如何秋高氣淸邇日不審尊體何似行有召命未聞千萬加愛謹奉狀咨聞

又

某上啓元章漣水使君節下近委推貨遽當已塵浼京師自六月至九月雨連晝夜不絕氣候已如冬月不審淮上如何伏惟政成民樂履此初寒起居佳勝南來者一口交譽謂自過揚子渡行路無不咨嗟頌詠每道及公名姓則以手加額上不謂至此而猶未還召其勢亦不能久矣更希善愛以對之

又

某啓末路間關獨得於公爲多不謂一別便不蒙寸紙則平日眷眷殆將委如草莽耶抑將有待於我而然也近見子魯曾公書道公學術高明政事亹亹挽之不斷企仰何及漣漪古郡距我松楸纔一水風化

漸漬。我亦公桑梓之民也。未能輩父老申敬麾下。可勝耿耿。或未見忘時賜書教。

又

改月伏惟起居佳勝。祭享傷感。殆不容遣。免以故先承降問。兼辱元暉下顧。敦敍稠重。尤劇佩荷。見命晚集。敬當祗赴。只是食素。不必具肉。幸甚。輒欲更求十數幅字。如此紙可用否。必欲得何色目乃入用。先告示及。當攜往也。

與小米元暉

納紙爲請。別自一段因緣。恐兩彩一賽。輒煩過庭爲了之。仍早得之甚幸。流落人間。乃是超世之物。不易得者。今日之遇也。挂念。挂念。

與彭學士

某啓。久別教席。仰詠不能已。暑伏舟行良苦。尊候起居何似。區區欽佩緒餘。常有願親不足之懷。於是又將西去。瞻望數千里。未卜承侍之期。臨書黯然。敢冀委時自衞。鄙誠千萬。蓋非書所能盡。縞幸矜照。

又

自承召命。日計行李。須郊外。近見遽領教墨。深愧已後時矣。將聞德誨。咫尺欣款可知。

又

兩日少故。阻奉教席。瞻向盛德。義不少忘。恭惟從者無恙。承今日殿對。遂卽黼座。問勞之際。相慰淵衷。竚

望之久方出局偶餞一舊僚出城明日當叩師几

又

久不承師誨。雖再具書而瞻仰拳拳。蓋非紙墨可致者。其欲見之心。朝夕東引。伏辱手教。曲記過存。伏審赴召已次都邑。霜寒尊候起居萬福。出局遂造席末。區區謹俟侍坐。

又

孤苦待盡。久不得君子之教。雖餘喘不復自理。然向往之私。惟日比詠遞至。忽辱手筆。藹然風義。未忘罪罰。而遷官之慶。有愧爲問之獨緩。比日復不審履貶何似。恭惟庭闈康靖。眷聚均福。書成尙在改歲。常格所拘。稍滯雄奮。古者治定功成之際。玩心神明。而沉敏之材。多後於躁。等良務寬大。以妙類求。

又

今早講罷。卽詣直舍。承騶衙已出。晚尤毒熱。伏惟尊候動止萬福。少慕下風。比得親侍將一月。切仰高明。欽戴無已。會此遷改。遂失依賴。下情瞻戀。何似可言。拘文。非假不敢輒詣牆屏。謹奉手啓。

與劉延仲

前日遣問。承暫出翹仰爲懷。連日出城倦甚。適方見中間所惠簡。尋失爲答。悚仄。悚仄。秋暑。欣畜侍奉萬福。馬以病足。見借爲出入。亦必無用矣。他日望宿戒也。一二日相見有客才起草草。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手簡

與姚漕

某皇恐。上啓運使戶部節下。低回仕路。常在光明中。地偏人微。無從瞻望。比承振采一道。而里舍所寓。適依庇睞。欣慕所期。實均有衆。首夏清和。恭惟尊體動止萬福。系詠門牆。未獲通名將命。尚冀衰遲。或在記錄。不宣。

又

屏處江上。忽二十年。疇昔難忘。常在欽挹。敏茂該洽。表儀多中。故省戶使臺。繼膺寵數。而勢地既阻。無從修記。其知懷德。固不少懈也。比多在墳山。失於承候。今已在衆人後矣。亦鄙分所應爾也。餘塵未拂。尚幸按臨。得從賓客之末。乃所願言。庶幾侍坐披悉。

又

退縮里巷。實依德庇。眷言疇昔。蒙被有加。拳拳負荷之深。未易形容可究也。冬候未寒。日來尊候動止何似。委寄固重。而隨地振采。下受其賜。上收其効。日鑒褒顯。遂膺柄任。非特一介私淑而然。乃公論之所歸也。引詠門牆。可量傾溯。

又

中間便人蒙枉教尋欲修敍而持書人已不見差池重意之辱寄顏無地衰晚兀兀待盡而已比聞暫總帥事輒期一見以酬素志蒼顏白髮仰附後車之載或能上助仁者愛老念舊之樂私庭無助凡米鹽瑣屑率身履之用是蹭蹬向風何已故都可擇之勝固多乘時抑揚不妨自達順御而超見絕韻因以付之翰墨足爲一方無窮之美觀也茶焉衰舊實與榮焉臨筆倍增跂頌

又

溧水縣丞李宥者和文都尉家賢子弟也和文樂義尚賢天下學士大夫歸之其風流所暨至今凜然而宥不獨有其家風又能悉心政事所可稱美幸託臨屬前有改官狀四紙矣垂成之際一舉則其德倍於他日伏望特達俯踐祈請不勝企祝方此閑陋不當率爾爲言其如久荷眷遇亦以仰報也皇恐皇恐

與周漕

某皇恐上啓委質後塵雖不能旦暮師承然竊借光明常如星日之下臨也不腆之役久益加冗冗故稍不獲修紀起居系詠拳拳當不待講而後諒冬候微暄不審爾日尊履何如早期數月間獲依門仞荏苒不知所計殆無以自名其況尚冀未遷召間猶及俯慰

又

某三月到此稍爲完葺蝸陋以陟夏大病甫秋卽入墳山前旱後雨以物理特有以見制竟以工料不契

暫歸以俟春暖。間承按部經由。每過必見問。以至親屈大旆。臨顧蓬蓽。所以加惠衰晚。然嘗求比於古人。而茶焉何堪。末易負荷高明。一時人物。得一望已爲遭遇。而委曲睠存之意。有加無已。非今日之事也。臨筆倍深依向。

又

逼至節。方自墳山歸。恭聞大旆經過。纔信宿。失此參近。重以爲廑。已而捧所墜教。存拊踰厚。紬繹增愧。退揆略無可採。而盛德禮意日隆。定將何地。可酬茲幸。向風罔然。

又

伏蒙親寓別幅。留貺明鰼。飲君子之德。而研味委意之寵。如奉款席。可勝欽戴。又復超世翰墨。文詞之盛。璀璨溢目。一時榮遇。未易形容也。不敢別具公狀爲謝。深恃異睠。

與和州太守曾延之少監

某啓。近遣專人通問上謝。當浼鈐下。乍晴遂有春思。隨時抑揚。想多勝趣。系詠雅眷。尤極繾綣。邇日復不審尊體動止何似。鄙陋還家濱一月。愛民惜物之譽。日有欽向。以華門圭竇得之已如此。則士論騰播。組織於文字語言間。竊謂君相已在紬繹矣。入奉禁嚴。藻績世德。是乃一時之盛事也。夙庇後塵。彌用擊節。

又

某到家卽欲作書。因冗瑣遂已淹晚。前日方克展敍。不識果有以見亮已否。游定父行欲申敬問。適有少

故輒不暇及某家人回具言佳客憑陵連日醉笑竟使積陰廓徹萬卉紛敷以成同樂之勝獨不得展轉末軌但深引歎占高南望吾家山水實在樽俎間能復指顧俯及衰舊而恨不得與之周旋否向風耿耿

與元祖慶法曹名億

比聞行李之便謂得從容明爽展盡系吝往見不遇辱顧相失晚節僅能一接語遽驚操袂殆若有以主之於今不自已也既而遽圖修記道此不滿荏苒不契於是疾病乘之幾成蹭蹬高義可懷要須冰雪可鑒未間與時御宜以期絕詣蓋君子相忘於道術非咫尺低昂所計也

又

某自到貶所卽聞盛義秀粹樂易應接無一罅可指固願奉從容仰借振采數因所往還以間舟車假道之際久未我與可勝牢落異時投足治下私幸可以更僕承教初則適有所未暇既而服食差爽稍謝通詣迄去僅一識面追訟每日邑邑比捨策又復草草操袂然所得度越所聞亦多矣晚節何堪定將邑邑終不滿抑遂充足捆載以歸耶收之桑榆敢昧欣跂

又

某再啓相距纔百里地欽向既重自當接武申敍雖不能旦暮亦足資藉他日之好目前紛擾殆人情所不堪加之衰病因仍常若有以制之是宜取疎置遠而惠顧曲敦鼎來翰墨累幅展轉如奉懃懇揆非所據不知愧汗濡浹而景佩相先則君子之庭不肖之跡可保其尙在也更一月可以造請乃所願言糟粕

不足以形容。不審終踐所期已否。

又

伏讀別紙。具道尊府盛意。幷錄示行狀。俾得紀次大門遺軌。紬繹反覆。愧不能已。早時才卿崇班。以雅素之過。亦嘗見及衰退久廢筆研。加之巨題。豈敢輒當。具以是辭矣。於是君子過之。竟不許迴避。雖已聞命。然乍病起。忽忽未完。更望少寬。庶能牽課。高文懿學。自可表揚先烈。而乃問道於冥行。借聽於已瞶。似是倒置。皇悚皇悚。

又

竊承受代非晚。亦有意相過。佩服盛義。豈所堪者。八月卽在左右。或前駕庶幾猶及迎展。尙幸遷就。無致相失也。跂向。跂向。

與龔平國

一水系望。無異鄰牆。投懷之懽。實託舊物。固當乘間就展。與接武交馳。乃曠日持久。才一通問。其情固不如是。而表見所期。詎得無所負耶。念之殆不容少自寬。而亦覬雅眷有以亮之。至於相惇勉。謂糟粕之傳。不可以廢。而加警焉。庶幾翰墨間。有一會面之慰也。秋日曠爽。伏惟燕居優暇。動履淸勝。老日不異平時。姑兀兀取給目前。以待盡耳。尙冀摧頹或可支策。遂有周旋披寫之幸。未間。倍加保嗇。苟可以寓之形容者。無惜猥及。

又

去歲蒙賜教尋具報比辱垂諭乃知今夏方到定將何處濡滯然邪因是再枉手筆累幅款盡如接更僕其爲感浣可量繾綣依田爲生一水旱便覺費力不腆之託二年沉沒今秋粗理又復暴漲可慮待哺嗷嗷不知所以爲策德門隨遇爲生計亦如我之窘常日佳況少而猥念多豈造化別有所命歟不然何特於我輩加甚也古人未始以此自放帶經而鋤尚安知以彼輒易政須以哦妙悟叩牛角而爲之節低徊稍休則寫之筆下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茶焉原缺原缺原缺原缺蓋門下舊物也臨筆不覺縷縷自餘非會晤不展

又

別後雖再修馳鄙懷曾未披寫姑爲目前所牽制而然要亦終何補於垂念哉葛大川來聞爲況稍詳紬繹賜書則情好有加而不已眷言欣慕早朝於歲晚者於是彌厚重歎慕焉何以仰對老秋日來起居萬福大水彌亙東南依山占高猶有幸免獨吾邦瀦爲一大湖始則微茫木末今更不知所涯際昔所謂稽天者其在是乎徙家墳寺已幾一月來之不早衰病遂爲陰溼氣憑陵惙惙僅存視息使不失故常則別是一種境界方其嘯咏自適過從不乏頗復及此搶攘否霜候可期日念歸壑蓋周旋勝踐實出素計要須還家乃克自浣大川忽相顧山間粗得相温日期甚迫而方病瘁加之翳晦不我爲地作書如在夢寐中所不到處與夫鋪敍失次庶幾矜照亦恃大川必能詳盡也

姑溪居士文集卷第二十三

手簡

與龔平國

大川來。如獲款奉。方爾詠思。爲慰可知。自藏雲距采石。才二十餘里。意念固不捨。以是滋不能已。但系累相仍。第一以老病故。殆似非人力也。湯泉早晚成行。平日恨不能周覽其勝。異時賢主人表發。又別是一段佳事。將爲吾之別館矣。彥發謀郎同之否。歷陽不異鄉閭。邑人欣慕。頗承樂趣。較之陋邦。何啻千萬里之遠。老日所以杜門卻掃。詎得已哉。一出境便是樂國。如獨力家務。遽脫不容暫何。且以前者爲計。有至半年未嘗一通書。未論契好之厚。於人情端有是乎。因循苟且。爲患實大。不思不勉。定誰之過。庶幾收之桑榆。非爲向我者。乃爲好爾。左右遷亮之否邪。

又

前日自墳山歸。不虞駛足遽去。急於具問。兼慮巢書恐遲。又目前無可專委。邂逅假託。已而甚恐或沉浮。得報雖幸遂。而左愧倉猝不謹。肅爲有負也。彥質況味果爾。固不易遣。得一氣更自能而安矣。然巢君不可不延接。其術似都不與平平者等。試邀致。任之。字周士。記其的。乃名醫也。到卽想見。遠近赴之不輟。且云。向日黃縣丞請來太平州者。乃是其人。大川必留家而行廬江。果有效否。盜賊充斥。豈不防邪。柳集荷

挂念。可以轉借及。幸甚幸甚。

又

咫尺不謂聲問疎隔如是。亦家難多故。一向不復自理。屢欲渡江一見諸游舊。今尙未果。非徒無暇。亦自無況。來教遽臨。伏審邇來起居佳勝。邂逅三四。遽督書而來。介云不可少待。倉猝爲報。殊愧滅裂。續當別馳附次。

又

蒙寄佳篇讀之幾不能釋手。別後勇進。一至是。自應超然詣絕。不作則已也。便速酬報未及。少須異日。不愧續貂。吹乘間必多佳製。少日或得就覽編綴。既嘗一臠。則九鼎之快可得已邪。大川近病幾不可救。今已無恙。質中高雅。但貧不醒奈何。來貺已示之矣。必自有書去也。

又

葛大川在歷陽否。如在。可勸令歸。自廬至無爲一帶。盜賊蜂起。單獨攜家。徒納命爾。且歸容有所處。子厚集略借。幷世說枕上遮眼。可附胡君。至水退自可檢討。卽遣還次。

又

前日歸自先壠。得墜刺。乃承歸舟甚遽。初不計許速。悵然不知其控。信宿體況復何似。一水旱時系望固勞。得見非及。而正爾搶攘。曾不得展意奉繾綣。其懷詎可名邪。尊叔母症候如何。胡醫果盡心門下。然不

問以一言而坐待巢君可喜今有書可一往迎之取道亦不遠匆匆修敍嗣當申致次

又

自改歲後無一日甯息厄會使然可量企仰舊於門下不疎不圖頗爾阻絕自灘洲別後更無一點墨來似可怪者其諸眷愛生理如何彥發位必同居子弟各已長立任事否諸處田園既析各有所系仰計食口不少無甚餘矣所論昏姻事必待郎位凡此尤當勉力也蹤跡出入多在鄰邑或田畝間才有閒卽就見

又

某皇恐妄作姑奉教爾豈足發揚高意但深塵涜之愧過煩和諧尤不遑魚目換珠信不虛矣近著時望警策老已無味且又比來多病家私多事未成定居每懷契厚未嘗不作惡若歲暮遂成湯泉之行則徑可交馳自是吾別館也不知仲永是遠近服紀既作大宇便可作溯米澗千客鏤一老不足道也呵呵自是可頻上問但只在此交馳貴彼此稍簡易而便至祝至祝

又

彌月雨如注營救不暇殆若魚在鉤禽在弋求脫於萬一者尙何及他哉然念君不少忘也忽被遣問承舟人便道抑遂特來方時見及感佩尤不知其據雨復作體履何似道絕安得一面謹先此問途他竝款晤

又

大川來。不惟得承踐履。又得拭目佳句。得我矜式。殆非小補。審昆仲朝夕講貫。於是甚惜。不得投足後塵也。此事衆人方譚之。非豪傑豈易特立欽跂。彥本諸郎。頴秀不倫。德門自應如是。諸墳想不輟檢校。不爲水所及否。彥質竟失伉儷。料不易處。彥酬也有美除否。當遂留京師。大川雖不久計。暫失過從。企向企向。自此相望差近。便由采石增坊展轉。似可朝還暮晚。猶有待於來日。不審頗見亮否。

又與吳醫

一事僭易。龔平國承務。以其叔母彥質閤中也。欲得左右。一過和州診視。士醫固閱遍。亦來太平就治不效。竊謂非高明不能起之。和州距門下一宿之近。必不難於暫屈。醫所以廣陰德。而龔氏賢族。切望不以有妨爲阻。幸甚幸甚。

與龔彥質

比間捨舟。非特有慰瞻識。周旋誨晤。實有得於桑榆。不謂舍館累日。竟不得一接語。再枉玉趾。及復出見。不能飲焉。此懷何以自控。前日以先親諱日。前期命舟。卽墳壠飯僧。經宿而後歸。意謂終得少伸鄙素。到家則聞已歸。繾綣弗類。殆不知所負荷。不審久要頗矜察否。日來體況復何似。目前粗理徑圖。面敍惓惓之深。茲展其略。

又

一見灑然。徐輒自愧。業已束裝而盛意幾成虛委。不惟忽忽不滿。蓋欲輟行則不可。遂操袂則非所安。胸次搶攘。殆不知所爲控。晦叔處文字猶未敢就請。實未有此暇爾。以一力周遍無窮事。加之老日支離。良自感歎。此欲精意作書。亦爾掣肘。少待則慮後時。定應促膝。乃克詳諦。

又

投分最款。所當旦暮。而輒鉏鋙不契。聲聞不乏。特人能爲我傳道者。親炙之私。要須不少間斷。而譏評商搉。遠圖向上爲棲止。斯其志也。亦所欣慕爾。繾綣此念。不謂得之而遽失之。追訟牽制。何以自贖。別後又復幾日。乃就渡。比到役次。遂病。幸免作殍爾。逼節到家。特爲時享。與展墓。邂逅雨不止。家居不自安。稍晴事竟。又趨役次。次第閱此月。方克瞻敍申致已。閤中差勝否。胡醫雖云然。不可不廣營治也。巢吳甚工。今有書與平國。一往迎之。自含山半日可到。而含山來城中一昔爾。早時黃元明邀致。取此途甚徑。爲人極有理。本學者。須善遇之也。孫子實有子。昔皆見之。今官守何處。

與榮天和

長至伏惟多享福慶。往來累月。皆不果通問。忽忽易久。別來之思。不暫已也。邂逅公倩。得所寄書。蒙示錄。感佩無已。農家作勞。不謂老境方得之。因勞知逸。深恨已晚也。蚤晚少休。遂歸首圖展近次。

又

晚來體況佳適。昨日荷垂顧。爲具疎簡。非所以待吾老友。然晚日自是一種境界。須得氣味同者。乃能領

瀉況的慤信厚昔所畏仰者哉既忘其儀物之不至又辱盡量滿引至不可勉而止其爲感佩可勝言邪方圖旦謝專价祓問一一欵領早暮得暇無吝下訪介還草草

又

霜暄伏惟起居佳勝久不獲款近企仰爲勞顒爲猥冗攖拂致疎通問方竊自愧辱手示幷枉佳句讀之聳然高絕固以欽畏而思道舊相博約是眞相知更得老先生表發敎勉爲其佽助定在華顯矣感歎無喻不腆朝夕再當暫出十月末歸庶幾展盡

又

多日不展奉不忘瞻跂雨涼伏惟起居佳勝辱手示感佩無已連綿事緒殆不容撥遣甚欲稍從容竟阻相妨良自愧歎碑刻荷珍示俟見思道問仔細然衰退豈能自託於勝遊之末但深愧負爾

又

多日不相問竊知口瘡作梗別無甚苦否雨不止而終未沾足不審體氣何似欲相招聚話少時又恐未能常食甚跂渴也兼知新居完潔必稱雅懷朝夕馳詣次

又

大暑伏惟起居佳勝近辱令似垂顧後數日方知卽到壽甫探候已落晚復牽迫不果一見甚眷眷也比來聲問頓疎殊以爲懷一二日暫出二十日左右可歸亦當面敍乃行也欽企欽企

與劉延仲

雨甚爲況何似異地得相邂逅固爲希有之事而適此相妨極不滿意也少間食罷專遣人奉迎次有所幹委千萬不外